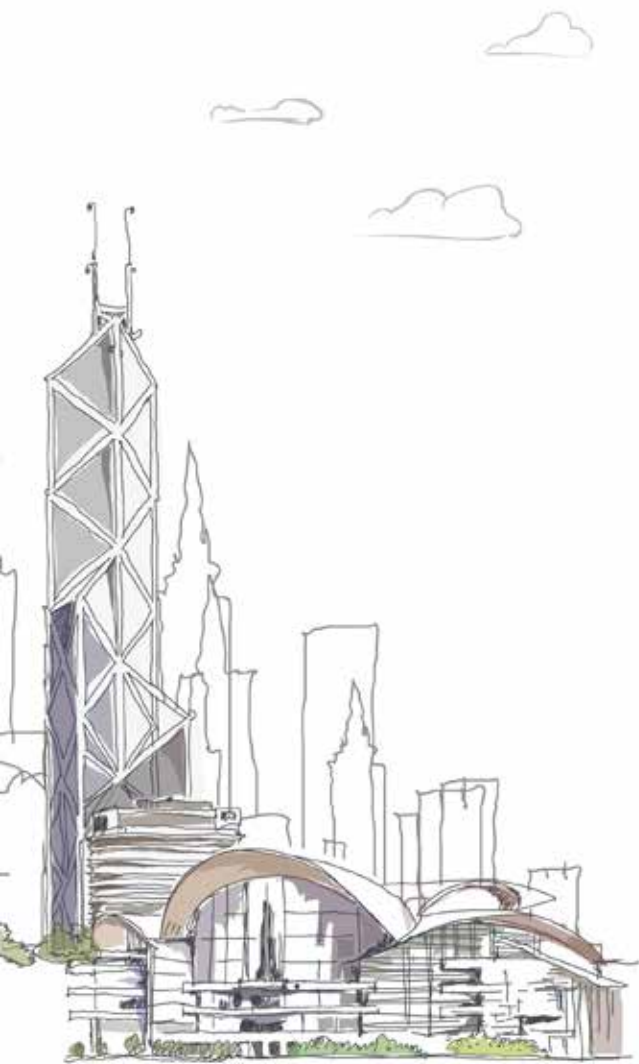


「香港女性的故事」

全港文學創作比賽

優秀作品文集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目錄

香港婦協簡介

2

全港文學創作比賽簡介

3

序 何超瓊主席獻辭

4

潘耀明顧問獻辭

5

評審感言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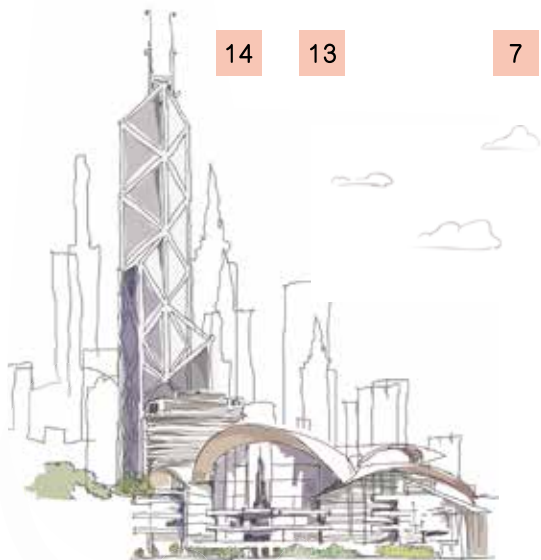
許子東教授、黃淑嫻教授
張詠梅博士、葉嘉詠博士

中學組得獎名單

13

公開組得獎名單

14



中學組得獎作品

冠軍 一杯咖啡 唐杰盈

亞軍 困境 黃恩芳

季軍 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江川媛

優異獎 飛 柁 鈴

優異獎 它說 李嘉敏

優異獎 高跟鞋 曾思思

優異獎 剩女 岑嘉碧

優異獎 一天 何炫慧

優異獎 香港女人最好命 謝澤倫

公開組得獎作品

冠軍 阿珍 蕭欣浩

亞軍 第二個妳 嚴瀚欽

季軍 晚飯 文秉懿

優異獎 我和兩個媽媽的聖誕奇蹟 陳焯鋼

優異獎 孤鳥 王珺珩

優異獎 渴望和不渴望懷孕的告白 莫文婕

優異獎 女兒 胡銘潔

優異獎 中環的女兒 曹慕容

優異獎 豐滿的孤獨 朱志華

93 90 84 79 74 69 64 60 56 52 48 42 37 32 26 22 18 15

六藝簡介

六藝活動回顧

六藝卓越女性選舉

樂藝

視藝

演藝

影藝

文藝

鳴謝

六藝委員會

文藝小組籌委會

六藝小組召集人・

副召集人・委員一覽表

128 127 126 125

102 99

香港婦女協簡介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香港婦協）由創會主席林貝聿嘉博士發起，邀得十位知名女士，包括方黃吉雯、伍小貞、伍淑清、范麗麗、梁愛詩、陳婉嫻、黃汝璞、曾黃麗群、費斐及劉孔愛菊一起擔任創會發起人，於一九九三年六月廿八日成立。香港婦協宗旨為團結各界婦女，關注香港事務，爭取和維護婦女合法權益，以及與全球婦女組織保持交流和聯繫。香港婦協是一個具有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諮詢地位的非牟利、非政治團體。現時團體會員有八十四個，個人會員超過二千人，會員總數超過十萬人，為全港非官方的最具代表性而接觸人數最多之非牟利婦女團體。

香港婦協每年籌辦百多項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發動婦女團體參與並合辦國慶、慶回歸等大型活動，舉辦文藝晚會、展覽會、講座、「半邊天」青年領袖培訓計劃、「家庭健康月」等等。近年推陳出新舉辦多項全港首創的項目，包括：「行政長官與婦女組織就婦女事務交流會」、「香港六藝卓越女性」選舉、成立全女子管弦樂團，以及國際婦女論壇「巾幗建新力論壇」。

香港婦協多年來一直致力服務社會，關心社群，並就社會政策及議題呈交婦女界意見。為配合婦女就業需要，透過與僱員再培訓局合作為地區婦女舉辦培訓課程。香港婦協名譽會長更經常資助各地區婦女會成立活動中心，促進婦女多元化發展。

香港婦協關注內地的婦兒教育及發展，除在各省市山區捐建廿四所職業技術培訓學校、手工藝中心、閱讀室和四所衛生所以外，更在內蒙古五個地區捐建「母親水窖」及捐出五輛服務車在大西北為婦女及青少年服務。此外，婦協支持救災，向內地水災、雪災及地震災民捐款，以解燃眉之急。

隨著社會不斷轉變，婦女在不同的崗位上都有出色的表現，今日香港婦女已成為社會一股關鍵的力量。香港婦協致力培育及匯集各界女性人才，各展所長，發揮穩定家庭和社會的作用，平衡不同的意見及需要，同心協力，為香港的和諧發展作出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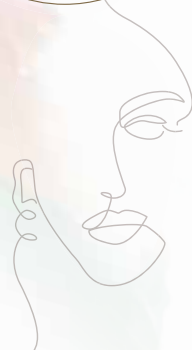
「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

目的

鼓勵青少年及大眾參與文學創作，並藉著今次徵文比賽的主題，令參賽者去思考香港女性在家庭、職場和社會的處境，撰文抒發對香港女性的看法和感受，或就身邊女性的經歷，創作不同形式的故事，多角度去描述和反映香港女性的發展。

主題

以「香港女性的故事」為主題，參賽者可自訂作品題目，題目須切合主題，文體不限。



序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於一九九三年成立，一直致力團結各界婦女，多年來服務社會，關心社群。

婦協近年積極推動婦女參與文化藝術活動，於二〇一三年首創「香港六藝卓越女性」選舉，表揚二十位在香港樂藝、視藝、演藝、文藝、影藝及體藝六個「新六藝」領域有卓越表現及貢獻的女士。二〇二〇年「新六藝」的活動以文藝為焦點，除了舉辦一系列文藝活動外，本會聯同香港作家聯會及香港國際文學節合辦全港文學創作比賽，以突顯女性在文化上的軟實力對社會的影響力。

「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分為中學組及公開組，旨在鼓勵青少年及大眾參與文學創作，讓參賽者在寫作過程中，把創意思融入於今次徵文比賽的主題，思考香港女性在家庭、職場和社會的處境，多角度去描述和反映香港女性的發展。今次比賽反應熱烈，我們收到四百九十份來自不同年齡、學校及社會各階層參賽者的作品，而且涵蓋的題材多元化、創作新穎，並以不同角度描寫心中的女性，讓讀者可從作品中了解香港不同階層及生活背景的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

本會非常榮幸邀請到多位學術界人士，包括許子東教授、黃淑嫻教授、葉嘉詠博士及張詠梅博士擔任是次比賽的評審委員，《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擔任顧問。在此，本會衷心感謝他們在百忙中全力支持及參與是次活動，同時亦感謝各界鼎力支持及積極參與，令這項極具意義的文藝活動能夠成功舉行。

本人在此祝賀各位「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得獎者，希望大家再接再厲，在往後的日子繼續支持及參與各項文學活動，並多作交流及分享，以展現女性在文化上的軟實力和對社會的影響力。



何超瓊

●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

序

香港女性一斑

有會眾超過十萬會員的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為慶祝成立二十六周年，舉辦了「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婦協副主席及六藝委員會召集人盧高靜芝女士要我為獲獎作品寫一篇序，我認真閱讀作品後，草成以下小文——

都說香港的女性十分獨立，個性也強，不僅力頂半邊天，甚至可以撐起天與地。

女性是不能小覷的，不僅中國古代有花木蘭、穆桂英、蔡文姬、紅拂女……頂天立地的巾幗英雄，今天也有不乏站在時代潮流中流砥柱的女豪傑。

這些傑出的女性人物，自有人為她們入傳，不必細述。

還有為我們的社會添增一磚一石一瓦默默耕耘的女性，她們才是社會的根本。

試問沒有這些中下層打工仔墊底，如何建成一座現代社會的崇廈？！

檢閱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舉辦的「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的獲獎作品，題材大多體現香港中下層女性的掙扎、艱辛和不屈的故事，可以說言之有物。

在某餐廳煮粉麵沖茶的阿珍，寧願起早摸黑、刻苦耐勞，讓兒子阿豪吃得好，可以上學（公開組冠軍《阿珍》）；在酒樓推車賣點心而工傷的阿霞——下班後，全身力氣像被抽空，省吃儉用，返到家裏還受到供上大學的女兒的苦氣



（中學組亞軍《困境》）；一人兼兩人甚至三人工作的美玉，每天拖着疲憊的身軀返到家裏，卻受到整天看手機的丈夫的冷待（公開組季軍《晚飯》）；一個在超市做收銀的媽媽、專門撿超市的便宜貨，克儉克勞，原來曾有過做詩人的夢想……文章歸結媽媽所以拋棄早年的理想，是在實踐她崇拜的詩人海子所寫的：「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人生道路（中學組季軍《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這些獲獎作品，還有探討現代女性在社會定位——《第二個妳》（公開組亞軍），這是對一個女性不同人生階段心理質素的初探。

此外，還有通過喝一杯咖啡的體驗，申述母女兩代人的心路歷程。文章寫道，媽媽女兒兩代人在工作、學習都靠一杯咖啡來提神加班，使人想到令現代女性又愛又恨的「咖啡人生」（中學組冠軍《一杯咖啡》）。

……

綜觀獲獎作品，也有些文章還有欠圓熟。正如英國文壇的諺語常說的：「誰想要看到一篇作品，不帶一點瑕疵，他想的是過去不曾有，現在沒有、將來也決不會有的東西。」

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東西，包括寫文章。

記得錢鍾書先生曾經說過，好的文章條件之一是在於「清簡流暢」——「清通，讀者最怕是故弄玄虛、艱澀難懂的文字。」

這是一篇好文章基本的要求。願與作者、讀者共勉！



評審 感言

許子東教授

參加「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的評選，我也學到很多。大部分是心靈美主題，歌頌母親，比較像作文。但也有一些文章有人物塑造，或者對女性問題有自己的思考，這就比較接近小說和散文。總之不論寫什麼，不論怎麼寫，寫出個人真實的感情想法最重要。



評審 感言

黃淑嫻教授

每次當文學評審，心情都有點緊張，好像走進一座陌生的城市，下飛機的一剎那，我會看到什麼？這次看到的，有點是預料之外。文學創作大多訴說不開心的事，這次評審的經驗也是這樣，但最深刻的感受是，小說中談到很多的女性問題，我天真地以為一早已解決了，想不到在大量的文字中，我還看到它們回魂再現。這些家庭、經濟、性別等帶來的女性問題，源頭大多來自香港社會，這個外表現代的城市，內裡卻被無數舊觀念所堵塞，香港女性何時能夠好好地呼吸一口新鮮空氣？個人的文學藝術修養可以慢慢地學習，但社會大環境不是可以容易改變過來。各位年青的作者，雖然前途艱難，希望你們不要失去信念，為女性，為邊緣社群繼續記下她們的故事。



評審 感言

張詠梅博士

感謝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的邀請，很榮幸為其舉辦的「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擔任評判。是次徵文比賽的焦點在於香港女性，希望參加者多角度思考香港女性在家、職場和社會的處境，以文學方式呈現香港女性的狀況。這次徵文比賽共收到幾百份來稿，從中可見作者從不同角度和形式敘述悲喜交雜的香港女性故事。

中學組的得獎作品〈一杯咖啡〉，用咖啡聯繫了兩母女的命運，作者以倒敘方式展開，敘述兩代職場女性的辛勞生活，從女兒的角度呈現出單親母親如何竭盡所能兼顧工作與家庭，透過咖啡甜中帶苦的味道，象徵在生活重擔壓力下，兩母女仍能感受到親情帶來的一絲甜味，就像女兒會默默把母親桌子上的咖啡換成蜂蜜水。女兒從唸書時討厭咖啡，討厭咖啡所象徵生活苦味，到進入職場後反而期待一杯咖啡帶來的溫暖。作者對咖啡味道的描寫相當細緻：「速溶咖啡粉的詭譎味道充盈了整個口腔，早已冷掉的液體從喉嚨衝入胃部，我用舌頭的每一寸感受這劣質的韻味、充斥化學成分的苦感，以及被層層掩蓋的酸澀，想起當年備考時期的第一杯咖啡，真是甜膩得過份。」從第一杯咖啡的「甜」到後來「苦」的變化，充份表現出女性成長的苦澀。文章結構一直緊扣「咖啡」，描寫細緻，呈現出兩代香港女性的生活處境。

公開組的得獎作品〈阿珍〉，譜寫了一闕基層女性的哀歌。主角阿珍工作勤快，任勞任



評審感言

怨，被同事欺凌也情願忍氣吞聲，息事寧人，只為有工作可以自立而不用依靠子女，不想增加子女的負擔，對子女充滿關懷體諒。作者善於描寫生活細節，文字刻意夾雜口語，有本地色彩，呈現出生活的質感：「買豬脷還是買西施骨好，豬脷啦，啖啖肉……紅衫魚一條定兩條，去到看看情況再算……記得要拿外套給他，開始秋涼啦，吹到好易病，病就麻煩了……」收結表面上是母親在嘮叨生活瑣事，卻從中表現出親情的溫度，正是這種溫暖支撐了阿珍的人生。

參賽作品從不同角度，多種形式展現了香港女性的故事，期望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再接再厲舉辦徵文比賽，鼓勵作者努力創作，讀者也可以從作品中體會到香港女性各種面貌。



評審 感言

葉嘉詠博士

中國現代女作家中不乏書寫女性主題的作品，如冰心〈紙船寄母親〉歌頌母愛的偉大，張愛玲〈金鎖記〉描繪曹七巧和姜長安扭曲的母女關係，王安憶〈雨，沙沙沙〉寫知青女子嚮往美好愛情的故事。當然，男作家也有描寫女性的作品，如徐志摩〈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描寫浪漫的愛戀，老舍〈月牙兒〉反映兩代女性的悲慘命運，余華《活著》刻劃因生產而死亡的女子，以上每篇作品都成為經典之作。

至於香港的女性，在形象、身份、心理、態度等有何特色呢？非常感謝主辦單位「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這次「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的來稿極具水準，不論是中學組還是公開組的參賽作品，主題多元，技巧新穎，想法獨特，資料豐富，都很值得逐一細緻品味。從普通小人物如茶餐廳亞姐、保安姨姨、商店售貨姐姐等，到公眾名人如對抗「沙士」而殉職的謝婉雯醫生、水餃皇后臧健和女士等，各位流露對女性的敬佩、愛護、尊重、憐惜等，實在令人感動。我相信每篇作品都是大家花盡心思的結晶品。

中學組冠軍保良局何蔭棠中學唐杰盈〈一杯咖啡〉，以倒敘手法回憶母親與「我」的生活。咖啡在大人眼中是提神佳品，但在孩子眼中則是妨礙母親與「我」交流的「禁供品」。題為〈一杯咖啡〉真是巧妙，「一杯」究竟是母親的還是「我」的？那杯「咖啡」究竟是從前由「我」親手調配咖啡豆（住劏房喝即磨咖啡有點奢侈嗎？）給母親喝的，還是「我」當時在喝的即溶咖啡；交織時間與空間的「一杯咖啡」，把母親與「我」能說未能說難以說的感情都融入其中，想像無限。



中學組季軍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江川媛〈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也擅於設題。這個題目來自中國詩人海子的〈重建家園〉，一開始已經賦予讀者很有詩意的幻想。如果就此以為文章充滿浪漫的氛围，便會忽略這位平凡母親的偉大了。透過「我」整理書櫃帶出母親因家裡條件不佳，文青美夢破滅的可惜之情，怎能不令人嘆息呢。文中三次出現與題目相同的詩句（連問題目已重複四次了），從「我」的不解到一知半解到理解，逐層深入，讓讀者領會到母愛是只说不說的。

公開組冠軍蕭欣浩〈阿珍〉描寫主角阿珍從寄人籬下做紗廠女工，到組織家庭當茶餐廳亞姐的故事，可能是一些年長一輩女士的寫照，具有歷史意義。主角重要，那些圍繞阿珍的女配角的言行舉止，可謂極具看頭啊，也是絕對不容忽視的。玲姐、何太、阿燕、阿紅等在茶餐廳上演一幕又一幕精彩的「宮心計」！這篇作品可說是野心不小，阿珍的心理描寫刻劃得很細膩，同事如何諷刺、如何體諒，老闆如何稱讚、如何「利」誘，都不及孩子的飲食、學費、健康等來得重要。如果能多透露一點阿珍孩子對母親處事的反應，阿珍的忍氣吞聲總算有個結果吧。究竟是值得、不值得、算可，還是……

再次感謝「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籌辦是次文學創作比賽，我很榮幸獲邀擔任是次比賽的評判。在評審作品的過程中，讓我更理解現時年輕一輩和社會人士對香港女性的想法，實在獲益良多，也讓我更有動力追尋欣賞香港女性的新角度和新方法。最後，謝謝盧高靜芝女士不辭勞苦地協調聯絡，還有楊家儀小姐及相關工作人員的默默耕耘，幫忙處理各項瑣事，讓這次比賽得以順利進行。

中學組得獎名單

優異獎					季軍	亞軍	冠軍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學校	
香港女人最好命	一天	剩女	高跟鞋	它說	飛	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困境	一杯咖啡
謝澤倫	何炫慧	岑嘉碧	曾思思	李嘉敏	柁鈴	江川媛	黃恩芬	唐杰盈
香島中學	American School Hong Kong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香港培正中學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

公開組得獎名單

優異獎					季軍	亞軍	冠軍	獎項
					作品名稱	作者		
豐滿的孤獨	中環的女兒	女兒	渴望和不渴望懷孕的告白	孤鳥	我和兩個媽媽的聖誕奇蹟	晚飯	第二個妳	阿珍
朱志華	曹慕容	胡銘潔	莫文婕	王瑋玥	陳焯錮	文秉懿	嚴瀚欽	蕭欣浩




一杯咖啡

「啊？」我呼出一口氣，脫力般靠在椅背上伸了個大大的懶腰，把電腦上的存檔發給老闆後，才驚覺偌大的辦公室只剩下我一人，以及，桌面上的一盞小燈。我呆愣片刻，拿起燈旁被照得暖茫茫的咖啡，在「咯咯」的微微回音中走向大得過份的落地玻璃窗，嗅著咖啡的餘香，看影光紛亂的都市。

今天，又是一個在咖啡醇香中醒來的早上。「女兒快點醒！媽媽要趕巴士了，早餐在廚房記得吃——」「澎！」的關門聲，隔絕了媽媽的餘音，也順道隔絕了香味的源頭。我迷迷糊糊地坐起身，伸頭一望便看見家裏的大木門嚴嚴關上，這是我唯一家的門了。在這個只有二百多呎的蝸居，私隱什麼的確實有點奢侈，但好在這個家也只有我和我媽，倒也不會太尷尬。我爬下床，順道拾起地上被亂丟的衣服，收拾好因匆忙而變得亂糟糟的枱面，自覺地開啟一天的生活。

晚上，放補習回家，關門的力氣稍稍大了一點，便被我媽的眼刀削了一下。她帶著耳機，眼睛和手裝了馬達般下筆如雲，又是在電話會議了。我吁出一口氣，輕輕放下書包後便急不及待地揭開桌上的飯盒，幸好，今天的叉燒飯還是溫的。不能開電視，我只好叫我媽辛勤的側顏下飯，此時的她尚未卸妝，白皙的臉頰透亮無暇，鮮紅的嘴唇緊緊地抿著，堅毅專注的眼神盯著螢幕，卻令人想起情人的注視，擁有成熟的性感，亦同時擁有清澀的悸動。在胭脂水粉的修飾下，竟也像個花信年華的少女。可惜，最巧妙的妝容遮得住瑕疵，卻遮不住眼角的疲憊，而我也只能乖乖收拾飯盒，默默拿走她見底的咖啡杯，清洗乾淨，泡杯蜂蜜水再放回去。



偶爾在，我起床後發現媽媽還呼呼大睡的時候才驚覺：啊……原來她也是有假期的呀。任她睡到日上三竿，我安靜地完成我的補習功課，而當餘光掠過一隻披頭散髮的女鬼時，便自覺地到廚房準備一杯咖啡做禁供品。磨至粗糖大細的咖啡豆，用九十度的淨水沖泡，釋放如魔法般的效果，散發出危險的芳香，便能令這隻只穿無袖背心和底褲的孤魂野鬼自投羅網。她捧起杯子，眯著眼睛細細品嚐，一副陶醉的模樣。我則在旁邊抱著手臂，無奈地盯著她這副尊容，她卻好像誤會了什麼，用塗上了咖啡味唇彩的嘴說：「小丫頭，咖啡對你來說還太早了，再遲點吧！」她笑了笑隨手摸了下我的頭，滿手的護手霜味，卻護不住她手上的繭。她轉身離開廚房，說要久違地替家裏來個大掃除，我垂眸清理咖啡機，再遲點嗎……可是好奇的貓已經偷腥了，便不能繼續每日休閒地曬太陽。小貓心想：「我討厭咖啡。」

再怎樣嚴重的拖延症，也終有要面對事情的一刻。在一個昏昏欲睡的晚上，額頭不知第幾次與課本親密接觸，為了能夠撐起沉重的眼皮，撐起眼前的天地，我也拿起了一杯咖啡。加奶加糖，攪拌成咖啡牛奶般的淺棕色，濃郁的香氣似惡魔的低語，令人情不自禁捧起眼前的毒藥，「唔……」我皺起眉，果然還是喝不慣，但人的適應力是不容小覷的，似在考試期突擊的經痛，只要咬咬牙也能習慣自如。不久，咖啡的作用揮發出來了，眼皮依舊沉重，頭腦卻亢奮地清醒著；手指微微震抖，但並不妨礙我奮筆疾書；胃部開始隱隱作痛，畢竟距離晚飯也過去四小時了。腦海中忽然浮現媽媽工作的側影，「沒關係的。」我咬緊了牙關。

但我想，我果然是討厭咖啡的。


在波瀾不興的湖面上，一片落葉靜悄悄地劃著水，突然，巨石投落，掀起水花萬丈，打濕了錦繡女紅，捲走了相思情懷，帶走了錦囊髮簪，新時代的暴風雨卷席了小漁港，不知是凶是吉。

又想起今早一回到公司，旁邊部門的女同事就「不經意」地帶著她最新款的名牌包包走來走去；到廁所補個妝，迎面一位叫不出名字的前台秘書在蹲著，用藥水膠布黏起她飽受折磨的腳後跟，又繼續踩她的「恨天高」扶著牆走出去；回到辦公桌，職位比我還低的「老前輩」又來聊天侃地，反正就是交不出我昨天要求的企劃書。但面對這些見人下菜碟的前輩們，我只能僵硬地提起嘴角，說：「不要緊不要緊，實在做不完的話便一起加班吧！不急不急……」然後準時地在六點前收到一份錯漏百出的企畫草稿。他滿心歡喜，想著老婆孩子回家了，我則在公司的茶水間抱頭掩面，期望眼前這杯熱騰騰的咖啡能帶給我一絲溫暖。

一道強光一閃即逝，我揉了揉被不知何處反射的光所刺傷的眼睛，看見了玻璃窗上的倒影。恍神間，還以為時光的沙漏逆流而上，年輕時的媽媽穿越時光站在我面前，若是她的話，一定會笑著和我說：「咖啡傷神，少喝點吧！」我睜大眼睛，想問問她，問她獨自撫養的辛秘，問她側顏裏藏著的疲倦，問她說「再遲點吧」的機鋒，問她掌心裏的繭。我回過神，把餘下的咖啡一飲而盡，速溶咖啡粉的詭譎味道充盈了整個口腔，早已冷掉的液體從喉嚨衝入胃部，我用舌頭的每一寸感受這劣質的韻味、充斥化學成分的苦感，以及被層層掩蓋的酸澀，想起當年備考時期的第一杯咖啡，真是甜膩得過份。

大馬路上又在堵車了。我走上前用額頭抵著玻璃，一盞盞搖曳的燈影恰似一個個拼搏的生命，蜿蜒不絕的車龍成了時光的長河，連結過去與未來。在高樓上看這勞勞役役的人潮，無論男女老幼都成了滄海一粟，眾生平等地被捲入社會的洪流。似小石子落入大海，在被淹沒前激起最後的浪花，發出最後的吶喊，不知是時代的悲歌，或是自強的歡號。

我收拾桌面，關上暖黃光的小燈，拿起手袋準備回家，捂著胃走出公司的大廈，心想：咖啡，真是個令人又愛又恨的東西啊……



困境

位於紅磡的一所樓上酒樓，燈光和煦，香氣四散，眾人沏茶共歡，好不采烈。

「燒賣……鹹水角……又燒包……」酒樓嘈雜，霞姐拖著有氣沒力的嗓子叫喊著點心的名字，乾澀的喉嚨早已沙啞。雙手的關節畸形扭曲，頗為吃力地推著蒸氣騰騰的點心車，一步一步地穿過酒樓的每張桌椅。沉重的步伐以及蒸籠冒氣的聲音，成為這喧囂中渺小的一角。

然而，儘管盡力叫賣，旁人只有無視自興，她永遠是現代舞台上不起眼的一員。

「別礙事。」手肘遭人一撞，隨即被手推車上的蒸盤燙著，手背頓時紅了一片。她撫了撫那片刺痛皮膚，沒有說甚麼，只是在嘴裏叨唸：「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由於薪金以工時計算，霞姐不敢怠慢，只好挺着傷繼續工作。沒甚麼好怕的，她想，反正又不是第一次。把雙手放上點心車推把，車輪滾動的聲音再次響起。

直至下班，霞姐被酒樓總管叫到一旁：「霞姐，我也不是針對你……不過最近的投訴又多了，再不小心點，飯碗就要沒了。」總管因嫌棄霞姐佈滿油污的衣服，露出不悅神色，斥責了數句後大步離去。

沒有半句關心，沒有些許體諒，沒有人發現她受傷的手，沒有人察覺她發抖的雙腿……在那一瞬間，她居然有種不知何去何從的感覺。


夜幕下垂，天色已晚，霞姐孤身一人佇足於巴士站前，手裏捏著銅板，眯著眼查看公車站牌上標示的價錢。反覆攤開又捏緊手心，最終還是輕輕把銅錢放回兜口。

夜空不復湛藍，猶如被潑了黑漆一樣，重得讓人透不過氣來。霞姐步履蹣跚地走著回家的斜坡路，身後幾乎是拖扯著的，是陪伴她上班下班的手推車。路燈時亮時滅，把她的臉龐照得昏黃，在臉上的，可是悲傷？可是痛苦？可是積累了一天厚重的疲憊？重量使肩膀沉重，動輒就扯動了手上的傷口，只見霞姐吃痛地低呼了一聲，手推車應聲落地。環顧四周，發現能幫助自己的，只有另一隻手。

晚風徐來，地上影子被無限拉長，那樣佯裝堅強，孤苦伶仃，却在世人唾棄中生存，只剩零落枝葉沙沙作響。

在到達深水涉的家門之前，霞姐的眉頭一直是緊皺的，汗水沿著額上滑至臉頰，長時間的勞動與工作，已讓她疲倦不堪。她所居住的是未經裝修的舊唐樓，升降機的安裝工程已經一拖再拖，她無處尋求幫助，只能搬著手推車，上氣不接下氣地上樓。

樓梯間迴盪著一人的腳步聲，霞姐用盡全身的力氣，向那熟悉又陌生的光明處走去。「阿女，是我，開門。」半晌，一個戴著耳機的女生開了門，隨即回到剛才的座位上。霞姐動手關了



門，從手推車拿出飯盒：「餓了吧？把這些翻一翻熱拿去吃吧」抬頭，少女正專心一致地對著電話聊天，有說有笑，壓根兒不打算理會霞姐。

飯盒擱在桌面上，霞姐挽起手袖，轉身開始忙碌——她還有另外一份夜間工作，就是把早上檢到的各種塑膠紙張壓縮分類，第二天拿去換點小錢。

霞姐頂着雙腳的酸痛，仔細地從臭氣沖天的垃圾堆裏挑着可以回收的物品。歲月在她身上留下傷痕；上了年紀，頸椎的位置就像被上了螺絲，動彈不得；髮梢染上瓷白色；臉上皺紋就如謐靜波浪，身上更都是長期暴曬的證據。她知道自己累了，身體一直往下沉，手腳不再聽她使喚，彷彿快要倒下；多想閉眼一躺，不再顧慮任何事情。可是，這個世界有太多她牽掛的東西了，為了她的女兒，為了這個家，她得撐著，為它們最大限量的付出。

「媽別踩瓶子了，吵到我朋友了！」聽著塑膠壓擠的聲音，少女感到不耐煩的喊話。霞姐呆住了，空氣頓時凝結，只剩女兒繼續嬉笑的聲音在她耳裏迴響。

全身的力氣被一下子抽光，心臟就像被綁上重重的鉛，無情拋下萬丈深淵……霞姐恨自己的體格，恨自己無能，恨世界對她的不公平，恨連被女兒藐視，她也不能作出反抗。

過了半個時辰，少女拔掉耳筒走到廚房，彷彿終於記起餓懷了的肚子：「媽，今天吃甚麼？」

少女看著霞姐示意的那盒塑料飯盒，不情願地解開橡皮筋，放在攤開了的摺疊式桌子上。餐桌上是沉默的，四面逢牆的公寓裏只有碗筷撞擊的聲音。偶爾，還會聽見女兒抱怨難以下嚥的剩飯，霞姐總是拿出同一個理由，她們必須省用儉食，好供少女上大學。

女兒有沒有回嘴，讓霞姐頗感詫異。直到快完膳，少女提出了一個要求：「媽，我想換一個書包。」聽見要求，霞姐已經沒有力氣回答了。女兒何止不成熟，更多的是不曉生活拮据，只被物質主義衝昏頭腦。「不行。」霞姐直截了當，幾乎不留餘地的拒絕。

沒有回應，少女跺著腳離開飯桌，把碗筷扔進洗手盤裏。硬物撞擊的聲音格外刺耳，片刻，一切都靜了下來。

過分的安靜使耳鳴頻頻響起，這世界好像又剩下她一個人，被排擠，被遺忘。愕然地感受著無助跟徬徨，霞姐愣了一會，才不知所措地走去廚房清洗起碗筷來。

「嘶……」傷口再次被刺激，開始滲起血來。霞姐傷口痛，心痛，哪裏都痛，痛得不能自己。「女兒啊，你知道膠布在哪裡嗎？」她探頭，奢求能獲得少許的安慰，彌補一天下來的傷痕與疲勞……

然而，霞姐就像撥打了空號一樣，沒人應答。她深知，女兒已經不在她的世界裏，至少不甘於被困在如此殘酷人生。究竟在甚麼時候，她的人生裏的所有選擇，只剩下一人堅強？



用幸福也用痛苦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嘟：嘟：嘟：嘟——「五十八塊三——收你六十——找一塊七，多謝惠顧，拜拜！」

* * *

我從小就住在公屋，兩房一廳，我從沒覺得它小，只覺得它一應俱全，有我們一家三口，有我們的日常所需還有些我認為多餘的中藥湯料。只是客廳常年冰封的書櫃讓我覺得礙眼，而媽媽古怪的脾氣偶爾惹我心煩。

由於工作的關係，媽媽總比別的大嬸快一步知道超市的特價商品，然後充分利用這些小便宜。她卻又總是抱怨工作、生活上瑣碎的點點滴滴，昨天是沒有公德心的顧客結完賬後把購物車推到門口中間，阻塞通道；今天是錙銖必較的大嬸總以為特價貨品在結賬時沒有減價，輪番與她對質。我不知道工作時的她是否笑臉迎人，但回到家她總帶回一股怨氣。要是在工作方面風平浪靜，她就一定要找我修理，要麼說我房間亂，女孩子家的，老是不整理；要麼嫌棄我的頭髮掉得滿地都是，但明明她也脫不了關係；要麼就安排些家務給我「享受」……

在一個星期天，媽媽要加班，我和爸爸一覺醒來，想起她前一個晚給我們佈置的作業，今天好好打掃屋子。我們最不想碰的除了廁所就是那個佈滿灰塵的書櫃，結果我和爸爸達成協議，他負責廁所，而我就負責書櫃。我先弄濕抹布，再踩上椅子，剛開始擦便連打了幾個噴嚏，那個書櫃肯定比我年長，我擤了擤鼻涕，再次踩上椅子，我發現書櫃的上兩排都是詩集——海子、北

島、汪國真、魯迅，到國外的泰戈爾……它們原來一直古董似的陳列在這個書櫃頂端。好奇心驅使我第一次打開它的玻璃門，撲鼻而來的書紙味又讓我打了幾個噴嚏。我隨手抽出一本，是海子的詩集——褪色的封面，簡潔樸素的設計，泛黃的痕跡，吸引我打開內頁：

「生成無需洞察

大地自己呈現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這是第一頁映入眼簾用黑色墨筆手寫的字跡，端正秀氣的字體告訴我它們不是爸爸寫的。我又隨手翻了幾頁，書裡是讀者在詩句上的圈圈劃劃，還會有些抄寫，我想他對詩歌是有過一定程度的熱愛。

這時，爸爸潦草清潔了廁所，出來監視我的進度：「喂！你打掃得怎麼樣了？」他看我手上拿著書，又看到書櫃打開的玻璃門，又說道：「你可別亂動你媽媽的東西，小心她回來收拾你！」

「媽媽的？」我對這些書的主人感到不可思議，「她可不像是那麼詩情畫意的人！」我依然保持懷疑。

「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其實你媽媽年輕的時候一直想成為詩人，浪漫幽雅，自由自在。」爸爸向書櫃走來，接過我手中的詩集，也翻了翻，「她當時也算是個文藝青年，喜歡讀詩、寫詩、作畫……這些詩集都是她用好不容易省下的零用錢買的。」



「不會吧！那她為什麼現在從來不看幾本課外書？還老是發脾氣！」爸爸為了挽救自己另一半的形象而編的故事，讓我覺得有點可笑。

「那時你媽和她兩個弟弟都在讀書，你兩個舅舅當時快要從天台小學畢業了，她的家庭難以負擔三姐弟一起上中學的學費，只好讓你媽媽早早了結學業，投入工作。」爸爸說的時候有點失落，我能感受到他語氣裡的惋惜，「雖然詩歌依然是她的愛好，但在當時工業發達的香港，從文似乎並不現實，更何況徒有浪漫情懷的詩人？你媽媽後來跟著你外婆加入了製衣廠，工資用來供你兩個舅舅讀中學，直至後來他們上大學了。」

爸爸第一次跟我提起這些故事，我竟然逐漸相信了：「難怪呢！我從小就仰慕兩個大學生舅舅，反而奇怪同是一個媽生的，為什麼媽媽就初中還沒畢業，原來是為了供養兩個舅舅。」

「是啊！你媽媽在輟學後先是加入了製衣廠，後來工廠搬遷，她又到了茶樓工作，服務行業興起嘛，你媽媽又不是知識分子，她能幹的也就那些工作，幾經輾轉，現在當了超市的收銀員，也算是相對舒適，偶爾還能撿到點小便宜。」爸爸說到最後有點得意。

我聽到這，似乎理解了媽媽現在這樣古怪的脾氣，又似乎不理解；我猜想她在那本詩集首頁摘抄的詩句——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意味著她輟學時的百感交集吧，那是可能成就弟弟們前途的決定，也是冒著令自己理想破碎的決定，或許那時的她認為，這個決定能令整個家庭更美好。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媽媽是這麼

一個顧全大局，無私的人；我也聽出了爸爸對媽媽的現狀感到滿意，但我不明白媽媽為何不重拾年輕時的理想？為什麼會甘於現狀？

我問了爸爸，他說他也不知道，讓我自己問她。

我已經想好了問題，等媽媽下班回來，我要問她：為什麼不重拾年輕時的理想？您是否丟失了初心？還是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從一行行文字，到一串串數字的轉變令人唏噓，我猜想她當時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現在會跟數字和條碼打交道。我也有自己的理想，當我代入媽媽的角色，年輕時做詩人的理想到現在依然還未實現，我突然意識到理想的珍貴，卻又遙不可及，變幻莫測；令我更動容的是媽媽放棄理想背後的原因，原本的唏噓都變成了敬佩。慢著，或許不必問，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用幸福也用痛苦

來重建家鄉的屋頂」

——從小到大，我的身體都不太好。小時候，媽媽總是整夜整夜抱著我，哄著我。即使現在，她也三不五時煲養生健體的湯水給我，黃芪補氣、黨蔘補血、淮山補腎……各種中藥材、食品的功效她都能朗朗上口。她喜歡小便宜，但給我吃的，從來都挑新鮮營養的……我怎能質問媽媽是否丟失了初心？她是典型香港的雙職婦女，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瑣事裡，又哪來風花雪月浪漫詩……她找不回最初的夢想，仍是為家，為了我！

*

*

*

「下一位給錢請上前！」 嘟…… 嘟…… 嘟…… 嘟…… 嘟——「一百零三塊二——八達通請拍卡——」 嘟——「多謝惠顧，拜拜！」



飛

——不僅是肢體的約束，更滅了人慾。

「大腳女仔嫁唔出。」二姨抓起剛足四歲的娃子，把除拇趾外豆大的腳趾屈往腳板底，用淡黃的繡帶布包好，灑上明矾粉，再把兩隻不成形的腳丫子捧在手心端詳，像是要將許多美好的希冀一一注入進去。女娃的哭聲彷彿沒有人聽見了。

小裙跟其他小姐一樣，從小便被布纏上了。他們說大腳只會被人唾棄，臭罵留洋海歸人家的小女兒愚昧不裹腳，小裙羨慕那個女孩有個特別的名字——福摩莎。聽說她阿瑪被人坑死了，才被賣到齊佳府。府上的人不理她，除了小裙偶爾肯聽她講兩句話。

小裙怕痛，但更怕殺人的輿論，也怕二姨不給她飯吃。懂事了，便隨著幾個同寢的小姐主動束起腳來。腳上的膿炮消了又起了新的，漸漸也自然麻木，沒了疼痛，習慣了由丫鬟伺候起居飲食。沒法子，只要下了床便要有人攙扶著，雖有些麻煩，但小裙想罷，大家都是這樣活得好好的呢。

小裙沒怎麼出過門，喜歡在二樓閣樓上張望著，往往看到的只是圍村外的護城河，還有雕著幾個仙人像的屋簷下那堵厚木門，和旁邊包圍的紅磚牆，每次都失望而歸。偶爾見到隻烏鴉「呀——」地划過天際，便學著其他小姐許願。額娘怕她悶得慌，託人買了隻翡翠毛的紅嘴畫

眉。鍍金的籠子掛在床頭。小裙每天除了學刺繡，便是去逗鳥。畫眉乖乖地啄著未成形的豆子。那日小裙往花園會見遠方的親戚時，在角落看見了一隻黑鬃毛野貓，不知那是染上了泥，還是牠原本的樣子。那隻貓黃得發亮的眼睛圓圓的，直逼進小裙的瞳孔。那隻貓好像放大了數十倍，鋒利的虎牙似乎互相摩擦著，下一秒似乎要飛過來。小裙連忙往後退了幾步，嚇得摔了一跤。

福摩莎不屑那白色的裹腳帶，還把房間裡的幾卷偷偷拿去埋了或是燒了，她不怕被發現，大不了就是被打死而已。她總是告訴小裙，別對二姨的恐嚇危言聳聽，憤憤地說那些紈袴是知所謂的封建愚民。見小裙聽得一頭霧水，便自討沒趣地走了，搖著頭嚷嚷著幾句洋文，不想小裙還以為她作了狂，日後總是刻意避開她。

福摩莎總是與翻牆飛到閣樓的那隻黑野貓為伴，省下些大米粒子給牠。她喜歡那黑貓的眼睛，覺得那金燦燦的光散發著與眾不同的力量，大概那便是生命。那日她出言不遜，老爺譴她打掃整座西廂時，她看見了小裙床邊的那隻畫眉。她凝視著籠裡靜坐的小物，無法欣賞這所謂的美，恍惚中看見那東西的小腦袋一次又一次地撞著籠子，然後摔得遍體鱗傷。有個什麼東西也在撼動她的神經，一遍一遍地撞擊。她不忍再看。

大概是小裙十五的那年，她被許給一個瘸子當二房。與往常無異嘛，小裙想著，大家的日子也是這麼過著的罷。反正遲早也要嫁人的，也無所謂了。小裙每天也是坐在閣樓的廂房裡，縛著腳，做著刺繡。她依然記得出嫁那日，掛在床邊的鳥籠不小心摔著了，籠門的鎖被砸斷，綠毛畫眉用頭頂開門，一躍而起，頭也不回地飛走了。她總往窗外尋覓那隻畫眉的身影，直到花了眼睛，那隻鳥也沒有回到她身邊。大概是餓死了罷，她想。

當時福摩莎也莫名其妙地被許給了別家，買家老爺聽聞她性子烈得很，特意派人打斷了她



的腿。

她說她什麼也沒有了。

偶然一日有一隻黑野貓從窗外跳了進來，福摩莎想像從前那般撫摸牠的毛，順著爬了過去。那野貓瞥了她一眼，從窗外竄了出去，福摩莎趴在窗子上，用盡手臂的力氣，隨著那黑色的身影往外一躍。

她隱約看見了那隻綠畫眉。

小裙聽著幾個丫鬟竊竊私語，說西面一戶人家娶來的四房不見了，過了大概三四天，窄後巷子的雜草邊傳來了一股惡臭。走近一看呀，啣！那腳丫子大得很呢！

幾隻烏鴉叨著不知道什麼肉「呀——」地從窗外掠過，小裙連忙閉上眼睛，許了個願。小裙沒有看見，那隻黑野貓隨著烏鴉，從窗外飛過，落到隔壁的赤瓦頂上。

幾年後，小裙生了個女娃，自己為滿月弄瓦之喜繡了個紅肚兜。肚兜上繡著的是隻翡翠毛的紅嘴畫眉。她把穿著肚兜戴上金鎖的娃子捧在手心端詳，像是要將許多美好的希冀一一注入進去，再牢牢地留住。娃子不斷地哭著鬧著，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聽見。


嘉恩坐在紅皮的土裡，學著法國電影裡的溫婉主婦，翻著乏味的小說，眼皮搖搖欲墜。也罷，這一切本該與她無關，「什麼裹足？什麼盲婚啞嫁？簡直荒謬！那個什麼小裙真是傻，竟只

懂順從！我可是如今二十一世紀的女性，強勢而獨立。」在物慾橫流的金融中心，腦袋裡只有公司裡雜七雜八的事——密斯陳安排的方案計畫野心勃勃，可能威脅自己的江湖地位，最好找機會扳倒她；南洋商業銀行的張董事長下星期來香港，得安排幾個標緻的女孩接待；下星期公司年會晚宴該穿件單肩絲綢粉梅花刺繡的小黑燕尾裙，再配上一條寶石藍的項鍊，踩上一對「恨天高」。低調而奢華，到時候在宴會廳裡象牙白水晶燈的照射下，才能鶴立雞群。

燕紅捲縮在被窩裏，靜靜地閱讀著那篇關於清末女性的文章，時而看向雜物房裡脫皮的天花板，漸漸化為一片淡黃，朦朦朧朧的。耳旁穿來女兒坐在雙層床邊做作業的鉛筆聲，混著隔壁的小梁跟她那個酗酒好賭丈夫的打架聲，似乎快把床頭釘著的唯一一張照片給震掉。丈夫失蹤五年了，據說是高利貸的人把他滅了口，家裡開銷全然由燕紅隻身一人承擔。當年阿媽把她嫁到香港冀以謀個好未來，怎想連基本綜援也不屑她的生死，天水圍月租五千的納米房似乎也成了種奢侈。「福摩莎的壯烈，慘罷，可是小裙的無知苟活，豈不是更可憐麼？我不會像他們一樣，我會自強，而且是聰明地選擇正確的方法以爭取屬於我的利益。」

燕紅打開免費報紙，尋找新的工作。某頁廣告中，無意發現了上市公司年會中貴氣的女性，標題寫著「鳳蝶有限公司三十歲女總經理——嘉恩為公司帶來新氣象，淨利潤破億！」這到底是有不公平！燕紅不忿自己辛苦勞累換來的收入食之無味而棄之可惜，為了給女兒籌備讀書的錢，恐怕以自己目前的工資是怎麼也湊不夠的。

經幾個同鄉介紹，她嘗試在夜總會裡做著兼職。燕紅漸漸從羞恥蛻變為悠然自得。偶爾有些老男人打賞得比較多，她倒不知怎的，竟有點沾沾自喜，身上的衣服愈來愈單薄，收到的錢便



愈來愈厚實。總是瞥見男人們給自己的妻子報備，謊稱自己在加班，雖然有一霎那，母親教她的道德底線和基本尊嚴碎片般地籠罩著她的腦海，卻只能假裝不以為然。這大概便是飛往上層的最佳方式了罷，沒辦法，為了活著，為了錢，為了女兒……

只是她不曾想，自己早已與書中的兩人無異。

晚宴結束後，嘉恩回到清水灣的家。空空蕩蕩的，只剩下華麗的水晶燈，鑲金色的沙發，孤獨的德國進口音響幽幽地唱著乏味的巴赫鋼琴曲。

她早就忘了，自己把女兒扔給了母親，每個月只是給她五千多贍養費。

母愛什麼的算個屁！還是物質比較重要罷。

「老張，你不跟我們合作，我就把你們董事會集體去找小姐的證據交給媒體。我是納悶了，你到底在乎這兩個億的項目，還是公司的名聲！」

她掛了電話，嘴角不住地上翹。端起八九年的紅酒，抿了一口。淡淡的苦澀從喉嚨逕直滑到心裡，其實自己也挺累的，做的生意也不怎麼積德。吃了兩顆安眠藥後，才勉強睡著，捲在軟綿綿的駱駝毛羊絨混合棉被裡，做著一個個不尋常的夢——

自己兀地長出了鑲金色的羽毛，不受控地從手臂蔓延，直到嚴實地包裹了全身上下的每一寸肌膚。身上的飾物突然化作一個鐵製的鍍金籠子，包圍著自己。無形的手往籠子外添了一把

鎖，順手把那把閃閃發光的鑰匙給扔了。

「你想飛麼？」


「憑什麼禁錮我？」

「有的人被多舛的命運選擇，一生早被註定；有些人卻不懂珍惜，自己親手毀了自己。」

「我這是在飛！」

「從前肢體的約束，確是意識上的催眠。你，即使豁免了形式化的束縛，卻忘了自己早已成為紙醉金迷中的俘虜，為求簞食而向所謂的高尚自尊開槍，向現實下跪。」

「我這是在飛……」



它說

夜，深了。無聲、無息、無語。那棵松樹黑魘魘的影子在風裡搖曳。低頭看路面，只剩下昏黃的路燈在雨中一片迷離。

冬雨淒冷，落在路面上，敲碎一地的喧嘩。我獨自坐在窗前，一天的工作將完結，苦澀是男人的，將燈光調得再黯淡些。窗外一片靜謐，都累了，都睡了。對面樓裡只剩下一盞燈還亮著。這樣的夜一片死寂。

我朝窗外望向。對面窗的女人做著她日復一日做著的「工作」。在為丈夫孩子操持著，為丈夫明日穿的西裝熨燙，收拾滿地孩子的玩具，我只覺得這是一個女性的份內事。我彷彿瞥見了她充盈著紅血絲的眼睛。等收拾完，她黯然無神地攤伏在桌子上。估計這次是真的撐不下去，搖晃晃地站起身，腳步沈重地往床邊走去，宛如斷線偶戲，就癱倒在床上。

對面樓的女人將燈光熄滅。在燈滅的瞬間，一個黑影輪廓闖進我的雙眸。從女人的床上站了起來，那黑影的形狀十分瑰異，但隱隱約約能辨認出是個人影，宛若一個夢遊者似的在黑暗中盲目地飄蕩。

雨夜，陰冷的風，大樹搖搖晃晃，我的心也開始顫抖，毛骨悚然的場面幾度在我腦海浮現。我搖晃下腦袋，試圖讓腦子清醒些，安撫著自己那只是幻覺。隨即，那黑影在對面的樓道裡出現，迷迷糊糊。我用衣袖擦了擦眼睛，那是什麼東西？

煙雲繚繞的俗世裡，不知是醉或是醒，花非花，霧非霧。

「我行走於黑暗之中，伴隨著悲傷，孤寂。宛如一艘小船，在朦朧的霧層中浮動，沒有燈光照亮的漫無目的行駛。岑寂的天空，就連月亮星星都無力點綴，周遭的樹木、樓房、都與我融入宇宙虛無飄渺中。黑暗，抑遏，無縫隙地包裹著整個世界。我怯懦，夷猶，無奈。」

「只有當主人沈睡時，我才能擁有短暫的時間站起來行走。我在黑暗裡遊走，所給予我的，世界是黑色的，黑色的天空，黑色的樹木，黑色的房子，黑色的桌子，黑色的人。」


「我是個朦朧的輪廓，我沒有主人的眼鼻口，但我不是盲人，也不是聾人，我能看到這個空間，憑藉我的觸感，我與這房子裡的所有物體都碰撞過，可我從未離開過狹小的空間裡。白天我跟著主人的腳步在房子裡打轉，她去哪我就在哪，從未獨自行走過。」

「我們被主人稱作為『影子』。」

那個黑影的輪廓逐漸清晰了，能清楚地看見那是個人。這讓我提到嗓子心的心稍微放下了點，可我對那黑影的疑惑更深，是何人來回走動，邁著沉重而無聲的步子，踏在乾燥腐朽的地板上。

那夜行者的腳步放慢了，或許是時間讓她放慢了腳步。雖然不知她是誰，但總會有一些東西逼使在深夜裡醒來，或許是父母的一通電話，又或許是喝醉酒的丈夫回來，抑或是孩子的幾聲哭泣，這一切都是履行著女性的職責和本份。

我將視線轉移開。慘淡的燈光裡印上了我昏暗的影子輪廓。我揮動著手臂，影子也跟隨



著。我開始與影子玩樂起來，操控者影子的一舉一動，看著影子在牆上任由我捉弄。影子被禁錮在平面裡，我生活在三維立體的世界裡，我在笑，有種優越感。

「我用輪廓觸碰著空間，感受著主人生活裡的點點滴滴。我碰撞上冰箱，是堅硬的；撞向鏡子，是空洞的；撞向桌角，是銳利的，且隨即還有主人發出一聲撕裂的疼痛聲，可我從未感受疼痛。我們無法被人觸碰，更無法自主地行走，宛如行屍走肉般的生活。我們在陽光下出現，但在光線下我們卻是沒有自由的。我們有生命，也有靈魂，可在眾人眼裏，那都不被人看重。」

「我討厭黑暗。白天，當有光照耀的時候，我不得不緊跟我的主人。她決定了我的方向和形狀。等到晚上，她熟睡之時，我可以獨自行走，可世界卻又再次變成黑色，毫無色彩。」

「我是真實的存在，我渴望著……」

風從門窗隙縫中來，分外尖削。附近的樹林在哀訴，在呼號，那聲音顯得深沈，淒涼，若斷若續，彷彿潛伏著隨時都可能發生的危險。

我看到那靜止的黑影其實充滿了突破禁錮的衝動，她試圖拉伸自己，改變自己的形狀。但在我看來那都是徒勞無功，影子怎麼可能逃離宇宙定律那一套規矩呢？影子怎麼能不狂喜，安於現狀呢？

「我不知道我的年齡，但在我記憶裡我還是個要強迫尋光芒的女性。」

「我曾聽見主人談及到，那是一個深夜裡，主人在日記裡寫，她抱怨生活不讓她享受，抱怨整個社會不給予她支持，她抱怨自己沒有力量，沒有方向與目標，她成為了眾人眼裏滿意的婦

女，可她終究沒有成為她夢想的自己，那個虛無的女強人，在地洞中哀號，她空洞地絕望著。」

「那是一個猶如瀰漫着有毒氣體的空間，每個人都在為升職而拼搏，臉上露出的笑容，但下一秒就如猛獸般將你擊敗、吞噬。主人在這物競天擇的社會中適時存活，當她終於能在團體裡競選領導時，肚子裡的生命體在侵蝕她，競爭對手在部署侵略她的戰略，她抱有希望於家庭一個重要戰場爭取女權主義。可惜，最終雙雙落敗……」


「有人提議：談談做到的夢吧，或許那樣可以真正成為自己。我在尋找光芒，我希望我能找尋到最美的光芒。」

「就這樣，我的主人跟我訴說了她的夢。在她描述裡我第一次知道她的理想，燦爛生輝，跳躍著炫目的色彩。她渴望成為能有自主的實體，而非影子，做著自己喜歡的事，踏出圈外，享受生活。從那之後，我經常回想那美好的夢，我渴望自己能從黑暗中解救出來。於是，每當夜幕降臨，主人熟睡，我就會去尋找那美好的旅程。」

我看著那個黑影。恍恍惚惚地看見一個女性彷彿在追逐些什麼，似乎就是她的形狀。可她為什麼會出現？

「在那個世界，過往跟隨西方腳步，卻止步於此，踏入了傳統封建的生活會更加繁忙和無力，使得靈魂變得更蒼白。我嚮往活在理想中的世界裡，每當五彩的光線照在我身影上，我就能真切感受到我的靈魂被重新塗畫上色彩。」

「我不喜歡我的宿命，不喜歡我的黑色身影，不喜歡被人剝奪的權力。我希望能自由的在陽光下奔跑，這是我享受的事情。」



在夢裡，我與影子相見了。

「你是誰？」

「我是女人的影子。」

我沒有很詫異，其實心中早有那個既定的答案。

「你為什麼會出來？為何要執意地擺脫呢？」為什麼這麼幼稚地尋找些什麼呢？家庭主婦這個身分不是更符合女性嗎？如此天真的想法而不合情理。

「我在尋找所嚮往的希冀，我想掙脫出來。即使我知道現實的重壓會永遠存活著，會被無數人踐踏在腳底下，但我仍不放棄。我不願成為影子」她很篤定地回答道。

我沉默了。我被這般堅定所驚，我逐漸意識到，社會對女性的定位是否過於苛刻且單一。隨即，影子便往她嚮往的方向行走……

「洗衣，煮飯的諸多瑣事，必定帶來壓制自由與靈魂的感覺，靈魂也在行走中不斷遭受打磨，被沖刷，直至成為一片蒼白。但相信有著一個渺茫的希望，希望有一天能坐在那隻小船上，在霧裡，向著遠遠的地方行駛去，向著一個愉快的，有光明的地方駛去——那裏有橙紅色的旭日，有象牙黃的月亮，不再是黑色。」

旭日東昇，人們醒來……

高跟鞋

「一共一萬二百元。」嘩的一聲，我的命運由那刻改變。離開寬敞的鞋櫃，如今的我靜待在這厚實的鞋盒裏，等這位新主人來為我開封。


她的手在震抖，按捺不住的興奮由袋繩傳到我身上，讓我記起她那雙向我發光的眼瞳，彷彿仍在眼前，穿過鞋盒和紙袋直透我身上。

黑暗中淡然的黃光竄入了我的盒子裏，讓這侷促的空間又升了溫。在我快要被窒息之際，她的手把我從鞋盒裏拯救出來，如同救世主一般降臨於我面前，下一秒卻讓我迎面吸入充滿塵垢的空氣和一張猥瑣的臉龐。

那兩把熊熊大火逐漸向我蔓延，距離近得可以清晰看見自己的影子被烈火焚燒。被如此赤裸無遺的注視，讓我巴不得回到那漆黑的盒子裏。

「終於買到你了！真是好看……」她微抖的手小心翼翼地輕撫我，忘記了抹掉激動的手汗，直接在我的黃金雙腿印上指油。正當我想從她的手中掙脫開來時，那塊粉油模糊的臉直接往我身上蹭！「果然名牌的皮就是好！」放棄掙扎的我像是一個失去意志的娃娃在她手中，任由她蹂躪我，毫無反抗之力。

直到她眼角餘光不小心掃到單據上的數字，搓來搓去的動作逐漸放緩，熾熱的目光似是被



什麼撲熄了。「一個月的藉金啊……就這樣沒了。」她的手停下了動作，反之把我握得更緊。眉間皺起的疙瘩傾說了她的悔意，眼尾略現水光。她低下了頭，企圖轉移視線，逃避這個現實之際，我的出現讓她一下子回到原來的她，所有悔恨都被拋到九霄雲外，再次露出貪婪的笑容：「不要緊，這次看誰敢看不起我！」

我被她放置到滿佈灰塵的鞋架上，與她陳舊的運動鞋和拖鞋並列。鶴立雞群的我四處張望也不見同類的蹤影，唯一與我高度比較相近的是一雙俗氣又掉漆的中跟鞋，更顯我身份的高貴。如此孤獨無伴，沒有什麼比在這裏過夜更痛苦了。

「咯咯……」「各位早晨！」把我踐踏在下的她自信滿滿的走進辦公室裏，故意在走路時把重心放在後跟，把我的悲鳴視作她登場的音樂。我也不服輸，堅挺的肌膚緊咬住她的腳蹠，咬牙折她脆弱的表皮，不出半天定會流血破皮，那時看她怎麼忍！

儘管雙腳被我施以酷刑，她臉上的微笑依然不減半分，如同神經脫節。在她身旁經過的每一位同事都被我所驚艷，向我投以一雙又一雙注視的目光。「嘩不得了……她居然擁有這雙鞋！」聽到這些說話的她嘴角忍不住向上揚，下巴也抬高了幾厘米。

直到一股濃烈刺鼻的玫瑰花香撲面而來，配上刻有名牌標誌的提包，眾人皆知是何人歸來，紛紛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唯獨失去群眾視線的她原地不動，愣住了。

那位經理隨便吭了一聲「早」便威風堂堂的走去，閃爍的耳環隨步搖擺，圍在她身上的絲巾也跟着飄動。一位男士也趕緊伴隨在她背後，手提著兩杯咖啡。

「天啊！那個手袋是限量版的，十萬也未必搶到！」眾人又緩緩聚集起來，熱論剛才那位的所有名牌。她豎起了耳朵，放緩前進的腳步，偷聽他們的對話。

「切！男人果然就是追着錢走！」


「你先看看你手上的名錶，難道你男朋友還對你不好嗎？」

被什麼吸去精氣般，她失去了原有的自信，走過每一步都如同走在荊棘上，痛苦艱難，越走越乏力。她頭頂上聚集了幾片烏雲，沈重的讓她的頭逐漸被壓下去。妒火在她的腦裏一股腦兒爆炸開來，血絲漸漸爬滿她的雙眼，轉眼間，瞪大了的雙目已被染紅了一大片，映出紅光，像一匹殺氣凝重的野狼，窺視走過的所有奢侈品。

直至她掃到地上有雙普通的平底鞋，她猛然抬起頭望，發現她已走到辦公室的角落，只有些打雜工作的地方。繞過了辦公室一整圈，她疲倦的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深深嘆了一口氣，然後開始工作。

到了中午時分，不出我所料，她的雙蹠已被磨損，一片鮮紅逐漸化開。天真的她只是在傷口貼上膠布便完事，完全低估了我的破壞力。我一個勁使力摩擦，將原本已止血的傷口再次冒血。她像是被一根針刺入血肉里，痛得腳趾上下扭動，青筋暴現，恨不得把我扔出去。但她沒有這樣做，看見我的金根後，似乎已經失去了痛覺，更不捨得離開我。

夕陽的紅光怠惰的打在發熱的電腦上，電腦的藍光卻沒歇止的照射在她疲勞的臉上。直到落日已去，霓虹取代，鍵盤的敲打聲逐漸微弱，肚子的咕嚕聲越來越響。她快速的收拾好後，拖



着傷痕累累的雙腳緩緩離開辦公室。經過香奈兒時，她想起了今早的光景，又忍不住往裏頭轉了一轉，雙眼又再次射出慾望的火光。可是，價錢表上的數字瞬間撲滅了她的念頭。手中握著的錢包惶恐得震抖著，仿真皮緊抱着冒冷汗的手指，毫無察覺發白的指尖在自己的身上已陷了幾條甲痕。她一步一步的被逼退回店外，直奔尖沙咀站，迅速逃離現場。

歷盡千辛萬苦，她到家了。儘管她很想兩腳把我踢飛，但她還是忍住了，溫柔地脫下我。她坐下來小心地觀察她的傷口，按摩腫痛的腳趾，處理腳掌上的水泡後，再審視了我一番，不禁長嘆一聲，把我放到一旁的鞋櫃上後離去。今天工作讓她深深體會到上班的疲累，整個人攤散在沙發上，肚子也跟着怨念起來。

吃泡麵時，她一邊狼吞虎嚥的吸啜着麵條，一邊掃著手機喃喃自語。「原來這樣才不刮腳……」我一下子渾身不安，有種預感災難將降臨於我身上。未幾，她提着一片濕毛巾與熱風機回來，面露邪笑。

我眼睜睜看着我的肌膚被捏濕後，再被一股股滾燙的大風摧殘着，由年輕堅挺迅速老化，變得脆弱而鬆散。更痛苦的在後頭，一個巨大的鞋撐塞進了我的身體裏，全身被強行撐至極致，痛得不能思考。人生青春何其短，也不及我的青春一晚即逝，一生中豈料到今日會被遭受如此虐待！可憐我已失去報復的能力，往後的日子只能任她凌虐我。

「鈴鈴鈴……」鬧鐘已環繞屋內四次，房內依然毫無動靜。突然，一個凌亂的影子衝出房門。「糟糕，要遲到了！」簡單迅速梳洗打理後，她的腳直接粗暴地套上我，然後一個勁往電梯衝刺。她只顧向前奔跑，無顧我真皮製造嬌嫩臉頰被狠狠的壓出皺紋，幼細腿跟被地面猛烈沖撞

和磨削。不料今日會比昨天受更殘酷的對待，不堪設想將來的我會被怎樣摧毀。


隨著我的哀鳴，她在時鐘搭在九點前趕到，又同樣以高昂的衝聲走到自己的位置坐下。但路途中，只剩兩三雙眼睛捧場，冷清得很。重複與昨日相同的行程，工作至夜才下班，但今天她，雙腿輕鬆地踏出辦公室，換了雙腿似的，我卻陷入了一日。

直至我的鞋底被磨平至反光，腳跟上的四個角變得圓滑；光溜的漆皮失去光澤，逐漸退色；身旁兩側被撐得往外擴，失去線條；身內被磨出污泥，甚至掉皮，發出惡臭。儘管是如此醜陋的我，她依然堅持每天穿著上班。有的時候在名店前駐足，但很快又離開

直到一天，她一反常態的步進了名店……

「你這雙鞋也差不多要換了吧，挺舊的！」一位熟絡的同事暗暗的勸告她。她的頭暗暗低下，熾熱脹紅的臉頰映於我眼前，不敢直視對她的同事。她驚覺身旁的目光變得異樣，想起前一段日子同事不知不覺間開始疏離她。那晚，她把一切的羞辱發洩在我身上，把我踢得老遠，重重地敲在地上，用嫌惡的眼神鄙視我。

不久，我被她隨意放在那殘舊的中跟鞋旁，原本的位置被另一雙名貴高跟鞋取代。她鮮彩光亮的漆皮反射着白光，與我那往昔的傲影一模一樣。一張單據輕輕蓋過我眼前，寫着「一萬二千元」，我就這樣陷入了永眠。



剩女

即便是在香港，十一月的晚風已經帶着刺骨的涼意。我不由得地打了個寒顫，攏了攏風衣，心裡暗暗慶幸自己沒有和公司的同事一樣，成天穿著絲襪和西裙。

一旁的路燈在我幾番投訴之下還是沒有修好，樹蔭遮擋了原本就不多的月光，使得這條原本就沒幾個人的街道異常地幽暗。每次走過這裡，我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錯覺，似乎有一股炙熱的視線在緊盯著我。但待我停下四處張望，卻什麼也沒有發現。

這次也不例外。

我加快了回家的步速，緊緊攢著公文包的手流了一絲冷汗，到最後幾乎是一路小跑到了大廈的門口。在打開家門的一瞬間，熟悉的飯菜香味和暖黃的燈光把外面的陰冷完全隔離開，我一直提著的心才放了下來。

「回來啦？回來剛好可以吃飯了。」

飯桌上擺著剛剛做好的家常小炒和兩雙碗筷，還有我最愛喝的紫菜蛋花湯。與外面截然不同溫暖讓我整個人都放鬆了下來，一直緊繃的嘴角也染上了些許笑意。

但當我坐到飯桌前，母親又再以那股複雜的目光注視著我的時候，我已經預料到接下來要發生什麼了。

「唉，阿思，你都二十八歲了，趕緊談個男朋友吧，別待會嫁不出去了。」母親一邊往我碗

裡夾了一片魚腩，一遍歎道。

果然又是這樣。我原本放鬆的心情頃刻蕩然無存，望著碗裡肥美的魚腩，卻沒有什麼胃口了。

最近母親總是在催婚，認為我年級大了，很難物色到好對象，便為我安排了各種相親飯局。我卻不想相親，只好以不同的理由搪塞推拒。

「也不一定非要嫁人啊，像媽你一樣，不是一個人也過得很好嗎？」

我從小在單親家庭長大，但得到的愛卻不比任何人少。

小時候的我覺得母親總是那麼的全能，上班的時候精明幹練，能把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下班的時候卻換了一副模樣，會記住我所有喜歡的菜式，把家裡打理的乾乾淨淨，無論多忙都會抽空和我玩遊戲，講故事給我聽。

我從小，就希望自己長大以後能成為像母親那樣的人，獨立又自主，溫柔又剛強。

母親卻皺起了眉頭，以一種不滿的眼神看著我，道：「那是因為我沒得選，要是有的選，誰想一個人過啊。阿思你聽媽一句勸，女人，就是要經歷過結婚生子，這一輩子才會圓滿。」

「但是我希望我是愛一個人，所以想要和他結婚，而不是想要結婚，然後試著去愛一個人！要是找不到那個人，我寧願這輩子都不結婚！」

話音一落，我自己也被我那憤怒的語氣和響亮的聲線吓了一跳，幾乎是下一秒，我就意識到我錯了，我不應該這樣對著母親大吼大叫。明明母親上班已經很累了，還要給晚下班的我做晚飯，甚至還特意煮了我喜歡的紫菜蛋花湯。



但我又不甘心的想：明明媽也是自己一個過的，明明她在其他問題上是一個那麼開明的人。為什麼一說到結婚生子，她就認為我不結婚人生就「不完整」，到了這個年紀一定要結婚呢？

我懊悔地看著被我吼得眼眶泛紅的母親，她怔怔地楞在那兒，一句話也沒說。也許是最近沒染頭了，我注意到她髮間的白髮多了許多出來，但依然一絲不苟地盤在了腦後。

我心中一陣刺痛，動了動嘴唇想要說些什麼辯解，卻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良久，蓄在母親眼中的水滴終於滑落了下來，沿著她臉上斑駁的皺紋，深深地刻在了我的眼睛裡。她開口說了話，聲音中帶著一絲哽咽：「媽只是覺得你到了結婚的年齡了，就應該好好的去結婚。再說了，媽也只是想抱孫子而已……」

她看著一言不發的我，沉默了一會，又繼續道：「樓上的沈太想要把兒子介紹給你認識，他以前是XX公司高層，現在跳槽到另一家公司當主管，才三十六歲呢。你要不找個時間和他吃頓飯吧，就當認識一個朋友。」

我不想再惹母親生氣，讓她傷心了。

「好。」我聽見自己說。

母親聽見了我的應允，驚喜地看著我，臉上重新露出了笑意。

為了當天下班后的「約會」，母親還特意去買了一條修身的米色包臀裙給我，說是我衣櫃裡的裙子太少了，而且款式老土，並且叮囑我早上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化妝，給對方留一個好印象。

於是當我穿著包臀裙，踩著高跟鞋，臉上畫著精緻的妝容出現在公司以後，和我關係最好的同事Isabella一臉驚訝的看著我，道：「阿思你終於不穿長褲了？難得我們公司的OL們在衣著上

得到統一了。和你說啊，上班穿裙子看上去更加斯文，更加漂亮呢。」

「今天是例外，我晚上要去相親。」

「我下週也要去呢，你現在都二十八了，得趕快找個人嫁掉，不然就真的成了『剩女』了。」她笑盈盈的對著我說。

我聽到她的話以後楞了一瞬，就連她，也是這樣想的嗎？

難道女人到了二十八九，就必須要嫁人，不然就會被打上「剩女」的標籤，被人嫌棄嗎？望著她明艷的笑臉，我想我永遠都沒辦法像她一樣釋懷。

下了班以後，我急急忙忙地趕到約好的西餐廳，遠遠地便認出了坐在餐廳一角的他。和相片中的一樣，他個子不高，穿著一身裁剪合體的西裝，雖然五官端正，但厚鏡片后的眼睛不知為何，總讓人覺得有幾分陰沉。


我突如其來的有點緊張，不知道該如何和這樣一個陌生人交談，但還是深吸了一口氣，鼓起勇氣地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好，沈先生，我是趙碧思。」

他看見了我，很紳士地對我露出了一个恰到好處的微笑，並起身幫我拉開座椅，鏡片后的眼睛卻直勾勾地盯著我，讓我感到了不安。

「你好，碧思，很高興可以認識你。」他回應道。
不知為何，我對他總有一種熟悉感。

「你想吃點什麼呢？隨便點吧，這頓我來請客。」他邊說邊把餐牌遞給了我。



我向他道謝，接過了餐牌，卻被他順勢握住了手。一瞬間我愣住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只得瞪大眼睛看著他。

在我反應過來想要抽回手之前，他已經鬆開了手。只是我總覺得，他的嘴角帶著一絲讓人不舒服的笑意。

這讓我感到氣惱。

在吃飯的過程中，我和他的交流並不多，更多時候我們還是沉默地各自吃飯，氣氛十分尷尬。我亦曾經想挑起話題，活躍飯桌的氣氛，但當我一對上他那雙陰沉的眼睛，便不知道該如何開口。

沉默的氣氛讓空氣都變得凝固。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逃離這場沉默又尷尬的飯局。於是當我一吃飽，顧不上寒暄幾句，便向他道：「抱歉，我家裡還有點事，要先走了。」

「我可以送你回家嗎，碧思？我可以順便去看看我的母親，她就住在你樓上。」他聽見我要離開，邊招呼侍應結賬，邊向我問道。

我下意識地想拒絕，畢竟這個陰沉的男人實在古怪得很。但又突然地想起那條昏暗無人的街道，以及那道若有若無的目光。

兩個人走應該比較安全吧。

「好的，那就麻煩你了。」

果然，當我和他並肩地走在那條我平時懼怕不已的幽暗路面上時，我並沒有感受到那股莫名又令人膽顫的目光，這讓我安心不少。十一月夜晚刺骨的寒風吹過來，讓我裸露在外的雙腿冷得

微微打顫，我顧不上高跟鞋引致的腳痛，加快腳步，只想快點回家享受那難得的溫暖。

他卻突然停了下來。

「怎麼了？」我問道。但他沒有回應。

我和他對視了一眼，沒來由地打了個冷顫。

我終於明白為何我對他感到熟悉了。

在他那雙直勾勾的眼睛裡，是那熟悉的，讓人顫抖的，炙熱的目光。

【廿八歲女子遭相親對象強姦 被告為XX公司前總經理】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本報訊】……根據警方透露，被告在與女事主相親前，曾多次疑似尾隨女事主，但被告辯稱自己只是去探望與女事主任同一座大廈的母親，……以送女事主回家為藉口與其同行，其後在XX路一帶將其拖入花槽施暴。被告聲稱自己曾任XX公司高層，女事主因圖其錢財而刻意引誘他……

評論區（233則回應）

Isabella：我那天看她穿的那麼「姣」，就知道她要去勾引男人了。

阿明 123：或許是真的被強姦……

Michael Wong：#阿明 123 別傻了，人家XX高管什麼女人沒見過，用得著去強姦？

I love JM：女人晚上一個人出街不要穿裙子啦，引人犯罪！

Jake 0253：廿八歲還沒嫁出去？剩女！



一天

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子。甚麼財富啊，地位啊，我都沒有。現在的我四十歲了，我有一個孩子，人生啊，都快過半了。

鬧鈴聲把我從睡夢帶回現實。現在五點多，太陽還沒出來。我從洗手間裏取出清潔用品，將家裏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乾淨後，開始準備兒子的早餐。下雨了，雨把廚房的窗台弄得濕答答的。關窗的時候，我不經意地往外看了一眼，樓下是撐着傘結伴同行的學生們，我不禁嘆了一口氣：「唉，年輕真好。」可能是因為雨的關係，心裏有些憂鬱。我慢慢地把雞蛋和火腿煎好，再放上碟子。

我看了看牆上的時鐘，時間剛剛好。我脫下圍裙，再換上出門的衣服。「仔，起牀啦！」我對着角落那個房間叫喊。「知道了！」兒子不耐煩的聲音從房間傳出。他用力地推開房門，穿着明顯過大的校服走了過來，吃了一口早餐說：「這是冷的！我不吃！」兒子把煎蛋從嘴裏吐出來。

「別鬧了，你還要上學，快點吃完，我們要出門了！」

「那你就自己出門啊！」兒子對着我大叫。

「行，你還要鬧是吧？」我死盯著面前的孩子，以嚴肅的語氣問他。

「我不上學了！」兒子說。我一把拉住了他的手，把他拖出門，走過幾戶人家，再把他丟進升降機。

「為甚麼不想上學？」我問他。

「還不是因為你！」兒子大聲地說，把剛進來的清潔阿姨嚇了一跳。孩子的這句話讓我心情複雜。升降機門開了，我們走了出去。

「剛剛的話是甚麼意思？」我問。

「為甚麼別人都有爸爸，就我沒有？」兒子說，他的聲音在顫抖着。

這個時刻終於到了，我應該怎樣跟他講這件事呢？

「仔，今晚睡覺前，我們再聊一聊爸爸的事情，好嗎？」


「好吧。」兒子不情願地答應。

「校長早晨！」兒子一邊鞠躬一邊說，聲音比平時小。

「早晨！」站在校門前的中年男性說。我被他的莊嚴感染，也對他鞠了個躬。

「仔，記得在家旁的圖書館等我回家！如果你餓了的話，就在學校裏買早餐吃。」

兒子回頭看了我一眼，他沒有說甚麼。



送完孩子上學後，我也要去上班了。走到小巴站搭上小巴，經過一番輾轉，到達工作的地方。

踏進寫字樓的入口，冷氣撲面而來。走進升降機，我按下寫着「二十六」的按鈕。升降機門關上的那一刻，一個身影飛了進來，又有另外一個人從外面跳到了我面前。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汗水或「商業」微笑。

在辦公室裏坐下的瞬間，同事來敲了敲我的桌子，跟我說：「喂，有客來了。」我跟她對視了一眼，便匆匆趕去見客。回來坐下後，我聽到了隔壁位置傳來的竊竊私語。

「聽說她還是單身？」

「對，一個女人能養孩子其實也不簡單啊。」

「她有孩子？」看來新人很驚訝。

「我還以為你知道。你可別在她面前說，她對這話題好像挺敏感的。」這位八卦的同事好像還知道限度。

「是離婚了嗎？」新人問。

「我跟你說，她的老公啊，六年前便死了，就在她生下兒子那天。」同事壓低聲音說道。

「真的嗎？」新人表現得很驚訝。「那可真慘啊……」她感歎。

客戶來了，她們便也散了。

天黑了，下班的時間終於到了。

我走到小巴站時，排隊搭車的人已經多得可以塞滿幾輛小巴。今晚又要孩子等了，他應該做完功課了吧。我看着車站旁閃爍的路燈發著呆，不一會兒，有幾輛小巴駛了過來，我搭上了其中一輛。經過了無數盞路燈，我便到了家樓下。

我以最快的速度走向圖書館，雖然高跟鞋的鞋邊一直刮着我的腳，但為了早點見到孩子，我仍全速前進。

在我推開圖書館門的一刻，有個矮小的身影跳了出來。

「媽，你好慢啊！」他說，像是已經忘記了早上發生的一切。

「對不起囉。」我笑着，輕撫着孩子的頭說。我想：我可能真的太早讓兒子背負這些了
吧。

「回家吧。」兒子說，他細嫩的手抓住了我的手指，把我從疲憊的生活中拉了出來。

月明風清，我倆踏上了歸家之路。

一天結束了。



香港女人最好命

暮靄沉沉，維多利亞港灣上空垂著一浮浮灰濛濛的雲霧，藏匿在雲霧中的夕陽，不是火燒滿天霞海的夕陽，光線是慵懶散漫的，左右閃躲，讓人懷疑這夕陽不是香港——這座生活節奏以一個「快」字見稱的國際大都市的夕陽。我坐在格子間不住地敲打著手指，手機螢幕上的綠色呼吸燈驟然亮起，是無線電推送的訊息：

「颱風天鴿預料在明後兩天吹襲本港，天文臺預計在六點半鐘改掛八號風球訊號。」

同事淑芬帶著他的小兒子跟我道別，小手揮揮，遁入辦公室門口那道玻璃門，消失在眼前。


「媽咪！我同俊仔約定了要結婚！」

女兒踏起腳尖，雙手抓在我的電腦螢幕上，眨巴著明淨透徹的大眼睛，一副我見猶憐的天真模樣，跟她往常那副因「裝瘋賣傻」而可惡的嘴臉判若兩人。俊仔便是淑芬那個在讀小二的兒子，乖巧，但沉悶呆滯，似乎把魂魄七零八散掉落在每一家不同的補習社裡，他什麼都會，又好像什麼都不會，當然，在淑芬口中，在我們眼裡，他當然是妥妥地贏在起跑線上，這是在淑芬心中不可撼動的事實，我是極不願意跟她嚼這些舌根的，許是怕老了，更怕讓自己淪為讀書時最看不起的怪獸家長，再小的事，只要是子女的事也都成了天下大事，所作所為，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不知所圖為何。

小女拉起俊仔，在走廊跑了一圈又一圈。嬰兒肥的稚嫩臉蛋，微微出汗的紅潤臉龐，阿女結合了我和丈夫的最佳基因，從小便是個美人坯子。她自以能說會道，會包裝自己多面的外在形象而自得。在家裡是作惡的魔頭，在老師同學面前是溫順文靜的三好學生。她不止一次地把她粉嫩的小嘴貼在我的耳畔，故作唏噓：「學校要我乖我就扮咯！」扮，似乎是女人與生俱來的能力，得天獨厚，女性，好像從出生開始就在給自己量身定制一個多變的人設，我們面面俱到，以自己能各個不同的男人或同性之間遊刃有餘，「因地制宜」而躊躇滿志，他們都說女人是最容易受騙的，女人甚至主動尋求被騙，滿足自己心中每一點被無限放大的不安全感，殊不知，最會上當受騙的柔弱女子是在扮自己傻傻被騙從而欺騙他人。呵，我們甚至已經達到了欺騙自我的境界，而那每一點的不安全感是誰造成的？他們啞口無言。

所幸，新時代的香港自主女性似乎率先拿下攻勢，天下男子皆被運於掌。多虧了平機會造福香港女性，升中那年，教育統籌局開始採用男女合併派位模式，男女分隊這種暗箱操作終於窮途末路。男女升大比例四六分明，職業女性到處可見，早已不需他們冠冕堂皇地杞人憂天。升大之後，醫學商學法學文學院，到處是眉目晶瑩，神采飛揚的女生，昂首挺胸，步步生風，似乎香港的未來盡是風華正茂的女性天下。我們追求獨立自主，追求優越的學歷背景，高薪厚職的工作，追求不遜色於任何一位同性和異性的美好生活，我們要求自己對自己很好很好，好像一個人可以擁有整個世界。

是每一次熬夜加班到翌日，風情萬種，紙醉金迷的維港夜景褪去，凌晨五點的蒼空破曉之際，晨光熹微，露水回眸，流走一個奮鬥不止的夜晚，我們深信在這大大的城市裡，小小女子也能幹出自己一番事業，誰說女子不如男。是夜夜笙歌的蘭桂坊，燈紅酒綠，觥籌交錯，酒不醉人人自醉，又有誰說一個人的日子無依無靠？我們熱愛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事業，我們有奮發向上的上進心，我們永遠忠於自己，披星戴月，奔向詩和遠方。



最驕傲是銀行卡不停跳動的數字，香港這個奉物質為上的資本社會，有強大購買力的香港女人，哪一個會吝嗇於給自己買心頭好，我們似乎真的很需要那些東西來滿足自己，對自己好，我們仿佛真的感到幸福。空無一人的辦公室寂靜無聲，時間在嘀嗒聲中流走，暴風雨來臨前的海面總是異樣的平靜，不知止水下是醞釀了多久的暗潮湧動。我肆意地把二十四小時都貼在腳上的高跟鞋踢到地上，那種頃刻間的滿足感，猶如一個世紀前的香港女人扯開繡帶拋棄纏足般洋溢在淡妝濃抹的臉上，踢開了一切時代的束縛，踢開礙手礙腳的男人。

「下輩子別再做女人，我們這一生苦的很，別為了一個吻，你也肯，去愛上某一個負心人。」女人的癡情等候似乎只有香港姐妹梅豔芳才懂，她唱得那麼滄桑低沉，柔情百轉，纏綿幽怨，但她也去了：

男人，愛情，家庭，好像是可有可無的附屬品，我們決口不提，似乎是在刻意表現被動地逃避，但我們真的幸福嗎？失意的女人，誰不想找到一處安穩的歸宿，「嫁人算了」是一句無需宣之於口的洩氣話語，在翡翠臺黃金時段的肥皂劇目裡，早已無止境地被一堆嫁入豪門做闊太的貴婦，煞有介事地搬出檯面，數落得一個個白衫黑裙的白領眼紅紅，這金科玉律被偷偷擺在心底，像一隻暗夜中的黑貓，尾巴一掃一掃，心尖上一陣麻癢癢的擾亂，那是一種骨子裡去之不得的東西在叫喚著，定義著香港女人的身份和責任。香港，走在時代尖端，卻也偏偏是香港，這樣一顆中西合璧的東方之珠，她自有獨特的魅力，從一群穿著黛藍色長款薄旗袍用著馬尾辮的懷春少女中走來，那麼傳統，卻也憧憬著一嘗禁果。又偏要把半裙剪到及膝的位置，閃亮的高跟鞋，咿當咿當踏在摩天大樓的玻璃地板上，嗒嗒的清脆聲響鳴奏在夜晚歸家的孤單旅途上，我們鋒芒畢露，卻也有溫柔纏綿的時候，不是每一位香港女人都像百變女王梅豔芳那樣，在公司的人設下，是英勇善戰的川島芳子，也是香冷頹艷的如花，愛恨嗔癡念念不忘。單單是中環和尖沙咀頭頂的幾片天便風起雲湧，我們沒有時間精力去思量不可靠的愛情，職場如戰場，情場亦如是。

《胭脂扣》裡朱寶意對萬梓良說「沒那麼大陣仗，有些事，沒人逼，就不急著做了。」九十年代職場女性的愛情觀，似乎沒有隨著九七回歸，香港飛速發展的經濟而改變。我們還是那麼急切於等待被愛，當愛情來敲門，我們卻緊守門關，躲在門的另一面，算計著得失榮寵。他們說我們拜金？拜金有何錯？尤其是經濟獨立的女人，考量的焦點自當是那個男人所能提供的一「現在」，畢竟我們要用黃金歲月裏的青春自由換取另一種生活，從事業轉向家庭，從小姐變成太太，近乎孤注一擲，自然不會像張愛玲筆下諸如白流蘇一類的少奶奶一樣，嫁了一個男人便跟定了一生。粵語長片裡那種「一生只愛一個人，一世只懷一種愁」的自我禁錮我們嗤之以鼻。但無可否認，我們骨子裏獨有的中國傳統家庭觀念，使我們那樣渴望擁有一個美好的家庭，做一位賢良淑德的妻子，一位盡責而仁慈的家庭主婦。那是女人骨子裏母性的柔情，好像如何胡天胡地到頭來還是忠於相夫教子，那似乎是一個香港女人，甚或一個中國傳統的女人最美麗的歸宿。像香港重歸於母親的懷抱，大西洋彼岸的海風最終沒能讓我們易容換面，

所謂最成功的女人，是成功擠上八點鐘的港鐵，雷厲風行，照樣風雨不誤在下午四點半守候在校園門口，牽著孩子的手，熟練地流連在超市的貨架前，換上居家的藕色平底鞋，隨著百佳超市悠揚的奏樂，腳步輕踏，手裡推著小車，旋轉出恰到好處的弧度。柴米油鹽，烹飪精緻可口的晚餐，輔導功課，絲毫不耽誤明天的工作彙報。夜幕低垂，依偎在所愛之人的懷裡。香港女人，開放又保守，前衛又傳統，能獨當一面，卻最容易受傷。香港女人最有女人味，我們當之無愧，在這座華美但悲哀的城，我們裝備了女性所應有或所被要求應有的所有特點，華麗登場，載歌載舞，無止無休；而這一切，從我們一無所知到身經百戰，從女孩到女人，一位香港社會女性的養成，不過二十年。二十年沒有多長，不夠一個女人脫胎換骨，只夠她世故些，困頓些，幻滅些，但一個香港女人所做到的遠遠不止這些。

落日熔金，海水被揮霍無度地染成金黃色。有多少個如我一般的女人，匆匆趕在歸家的路途上，又有多少個香港女人，將快樂視為情人？



阿珍


「餐蛋麵兩個，腿蛋麵、牛麵各一。」樓面阿紅邊講邊將手寫單放貼在工作枱上。我加熱煮麵煲的水，就在扒鑪加油，準備煎熟材料。水吧阿燕剛剛上班，走過來打了招呼：「今日又返早呀？阿珍。」跟着去看茶膽和咖啡膽的情況，檢查一下雪櫃。有時早餐人多，未到中午又要準備幾壺茶啡，今日似乎賣得比特別快，看阿燕苦瓜乾的面口大概可以知道。「係呀。」我說着將兩隻蛋打落扒鑪，用鑊鏟推兩下，確定沒有黏底，就去拿火腿和餐肉。「係得妳先肯蝕底返早，根本無人會睬佢。」阿燕唸台辭一樣，不知重複了多少次，她每每替我不值，說老闆是不能遷就的，愈就只會愈欺負你。或者阿燕也有道理，因為其他人都不上早班的，工作仍然一樣，怕沒人幫老闆兩公婆，晨早返「冬菇亭」開檔。其他不上早班的，工作仍然一樣，也不見得有任何差別。我亦沒有任何優待，人工沒有加，只是間中換來老闆幾句「阿珍就最抵得諗」。

火腿和餐肉放落扒鑪，蛋翻了面，麵差不多煮好。左手想拿起煮麵煲，不夠力，太重了。前兩年還好，勉強可以一手拿到工作枱，自從上年拉一拉，左手肩膀一直又緊又痛，手腕無法用力，只能夠用雙手拿煲。分好四碗麵，加上配料，打打鈴，可以出餐。「阿珍妳真係好快手。」阿紅講完用托盤拿走了四碗麵。「做嘢唔快手點得。」我心裏說，以前黏膠花要快，做紗廠又要快，慢一些都被人鬧，黏得不夠多被阿媽鬧，返工傾偈又被工頭鬧。十幾年了，學到的就是快和專注，不過快都未必是好事，貪快就是明知不可行，也要硬住頭皮去做，所以手腳就容易傷，傷了就很難好。肩膀晚晚貼消痛貼都沒用，或者要看看跌打才行。還是不行，敷藥返工一陣味，老闆問起，好麻煩。廚房玲姐見到，又會說我「搏表現」，多多說話。試試換另一款消痛貼，可能

會好些，一陣放工要去買。

按幾下左手手腕，希望可以舒緩一下，阿燕出了兩杯凍檸茶，看到就問：「又痛呀？睇跌打請幾日假啦，再唔醫會斷喎！」「無嘢嘅，小事啫。」我細聲回答，將左手垂下。「睇你痛到睇晒眼，點會係小事，我幫你同老闆講。」阿燕起步到店面找老闆，我連忙叫住她，擺擺手示意她回來。「我過兩日放假去睇。你同老闆講，一陣大家都知道。」我拉着阿燕的手臂說。「其實你大仔都大學畢業啦，出咗身，唔做嘢都得啦，做咩咁辛苦。」阿燕語重心長地說，接着歎了口氣。我拿起塊布埋頭抹工作枱。對呀，阿明是畢業了，還找到文職工作，收入算是穩定。但他與女友搬了出去同住，交租要錢，食飯交通又要錢，還要儲錢結婚供樓，使費好大。自己無學識，賺錢不多，幫不了忙，唯有繼續工作養自己，算是減輕他的負擔。無人幫就是這樣，幾十年來都一樣，事事都要自己「頂硬上」。「仔大仔世界啦，但求佢自己照顧好自己就得啦，我行得走得仲做得。」我笑了笑回應阿燕，繼續抹工作枱的另一邊。

午市過後，大家都稍稍休息，坐出店面，吃吃喝喝，或者閒聊一下。我習慣自己煮麵食，加兩條菜，簡簡單單又一餐。煮好就直接在工作枱食，免得出出入入，也不想坐到外面，成枱八卦是非，食也不安樂。麵差不多煮好，加幾片生菜，多滾兩下就可以了。「阿珍，煮好出嚟食啦。」老闆娘何太從店面叫到工作枱，整間店的人都聽到。這種情況最尷尬，出去不是，不出去也不是，想靜靜食個麵也不容易，更麻煩的是玲姐一定又有說話。果然，坐在何太旁邊的玲姐，又跟着叫：「阿珍，好出嚟啦，何太掛住你呀。」誰都知她爭寵，說話有「骨」。那又如何，玲姐是做得最耐的員工，雖然廚房不是靠她，但大家都免得招惹麻煩，也不會頂撞她。「好！就得，好快。」不想回應也要笑着回應，夾好麵和菜，就捧着出去。



踏出店面，就知道工作杳有多好，外面的麻煩事特別多。老闆何生叫我坐在他的左面，對面是何太，玲姐坐在她的右面，我和玲姐之間隔了一個位置。「食咁少，邊夠飽呀。」何生看了看我碗麵，叫阿燕多煎兩隻蛋給我。玲姐聽到，面色一沉，明顯心裏不是味兒。「係啦，唔食多啲邊有力揸刀，啲午餐肉就最難切……」何太夾起一塊煎午餐肉，「又要薄又要完整，我次次切兩下就搞唔掂，都係阿珍好嘢，切得又薄又靚。」何太笑着對我說。玲姐的面色又沉了一下。「邊係呢，我切得多，熟能生巧啫。」我擠一擠笑臉回應，低頭吃那箸夾着的麵。「阿珍就最抵得諗，做嘢又快又企理，又永無托手躑。」何生隨口多加幾句，舉頭飲盡面前的熱奶茶。玲姐的強顏觀笑開始掩飾不了妒火。何生側一側頭示意何太一同離開，他們習慣回家午睡，會不會再來也說不定。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老闆兩公婆一走，玲姐一定大發脾氣，因為一個月總會有幾次。

老闆的身影沒離開多久，玲姐就氣衝衝走回廚房，將碗筷大力地拋入洗碗盆。聲音大得嚇着幾個食客，同事當然知道甚麼事，都不敢走近廚房。「又嚟啦，三日唔理兩日就顛一次。」阿燕在隔離枱跟其他同事說，還走過來叫我小心一點。我自問行得正企得正，無愧於心，着實沒甚麼好怕。點頭應了阿燕，我就收拾碗筷回到工作枱。廚房一直傳來玲姐的指罵聲：「我做咗咁多年，無功都有勞呀，老闆無話讚我一句。」「個阿珍有咩叻，扮晒嘢，咁巴閉就唔駛做茶餐廳啦，我實玩謝佢㗎！」我專心出單也無法分散注意，因為聲音實在太大。我夾起剛煎好的火腿，將要放落碗，突然一聲「阿珍」傳來，我望過去，玲姐已經將一大筒午餐肉拋過來，我右手夾着火腿，只好用左手來接。午餐肉太重，也來得太急，加上我左手無力，接不住，就打到我的腳背上。「呀！」我慘知一聲，阿燕走來問我有沒有事，指着玲姐罵了幾句粗口，幫我搬起筒午餐肉。「以為有咩咁巴閉，接筒午餐肉都接唔到。做咩呀？扮工傷呀？整親就返屋企啦，係度獻世！」玲姐輕佻地指着我說。我沒有回應，出好單，就繼續工作。玲姐見挑不起火頭，也沒有人

理會她，就笑着走回廚房。

「做咩要忍佢？鬧番佢嘛，我實幫你。」阿燕替我不值，我搖搖頭說：「做嘢啫，做咩要勞氣。」勞氣其實沒有用，只會帶來更多麻煩，從來都是這樣。細個十幾歲做紗廠，寄住在親戚屋企，富有人家，同齡的表妹讀中學，當時認真「巴閉」，一家人自然就看不起我們窮等人家。一次，表妹拿了枱頭的碎銀去玩，我趕着上班也沒有多理會。放工回來，親戚第一件事就要我跪地，問我有沒有偷錢。我沒做當然沒法招應，我說是站在旁邊的表妹拿去，表妹當然不承應，反說看到我偷偷出門，肯定是我拿了。我愈講愈氣憤，大聲的說我沒有，親戚就打電話將媽媽找來。媽媽來到不問一聲，就指着我來罵，賠了錢給親戚，也連忙鞠幾個躬賠不是，說表妹讀書識字怎會偷錢。還記得表妹用勝利的眼神看我，我氣憤又委屈，心裏乾哭着上了人生的一課。所以勞氣沒有用的，只會傷身傷自己，從來都是這樣。

還有半小時就收工，阿燕問了我好幾次「有沒有事？」，新傷應該沒有，痛的依然是舊患。我將火腿放入雪櫃。記得一陣要趕去買豬脷，煲青紅蘿蔔，下午忙得了預留，失策，不過應該還有的。宿舍無湯水飲，無湯水不行的，要煲多一點，明天阿豪拿回宿舍可以飲。搓一搓幾條抹枱。煮甚麼菜？薯仔炆雞翼，好，一段時間無煮了。煎紅衫魚啦，阿豪鐘意食香口嘢，出街都少食到，就這樣啦。抹枱布已經晾好。記得有幾封信要給他，不知道要不要交錢，一陣遲了就麻煩。學費交了沒有，沒聽到他提起，開了學應該交了吧，今晚食飯時間問他。算了，還是不要問，他處理好就可以了，不要太長氣，我自己也不想被人問長問短，不問了，不問了。我跟同事揮一揮手，打卡收工。買豬脷還是買西施骨好，豬脷啦，啖啖肉……紅衫魚一條定兩條，去到看看情況再算……記得要拿外套給他，開始秋涼啦，吹到好易病，病就麻煩了……



第二個妳

確診：只有咳嗽是真實的

妳始終疑心自己患上難以醫治的病，幻想過病臥在床的種種可能，並多次以此為由請求丈夫抽空來港，那不過是四個多小時的車程，短暫如妳每夜疲憊的睡眠。時間轉著圈，而丈夫因忙於工作多次回絕，以至妳開始模糊他的體溫、聲音和氣味，以及那副讓妳深愛多年的、難以猜度的模樣，於是又開始疑心自己的腦部初老，剛過半百便已提前步入晚年。

伊麗莎白有刺鼻的味道，蒼白的壁常年隱喻著死亡，故鄉的診所似乎不是如此。「病是有

的，只需好好調理經期便可」，醫生如是向妳告知，於是妳開始咒罵醫生的兒戲和草率，並深信那些潛藏多年的病只有自己知曉：譬如每到假日便要清理兒子衣櫃的惡習、譬如每次提到丈夫便會滲淚的眼睛、譬如清晨出門，焦渴的唇舌和乏力的四肢……

妳相信這是靈與肉之間某一種形式的分離，就像至今仍舊未能掌握標準的咬字，因此常常責備自己過於滑稽的口音，以至不能清楚表達身上所有的症狀。服用多年的藥並沒能醫治什麼，鄉音必有其恐懼，妳甚至淡忘了某些純正的說法，淡忘了該如何描述身處異鄉的焦慮。近來咳嗽愈加頻繁，妳不知該歸咎於街上瀰漫的煙霧，還是漸漸入冬的天氣，一切都近乎虛幻，只有咳嗽是真實的。

病因：受了潮的回憶


夏末，未及兌現的承諾像一場大雨，滲透牆壁；窗前的蝸牛背著受傷的殼，雨水直接打進眼睛裡。牆粉、窗台、衣物，所有情緒都變得淋漓，像上個雨季至今未乾的摺傘。離鄉的那天同樣下著大雨，這樣的季節妳記下了所有形狀的烏雲，也是那年，開始懂得什麼叫做無能為力，懂得明明安土重遷的身子，竟也會因為愛的名義進行一次浩蕩的遷徙，然後像大象席地而坐，便再也回不了頭。八月晃晃蕩蕩，妳總會想起選擇不走的丈夫，以及那個沉重的行李，軋輾把背後的風景碾壓成扁平的回憶，唯一立體的，是從那時起便陰晴不定的日子，以及多年來擱置感情的島嶼。

撕去舊日曆，重新安置的此處是唐樓，家具安好，從容告知一切尚未脫序。妳勤於打掃，抹去所有塵埃，稍有空閒便翻箱倒櫃，仿佛只要願意，便能搜尋並清理那年隨身帶來，卻藏匿已久的故居。多次勸說自己忽略那些隨著時日而成長的忤逆，讓長居宿舍的兒子每次回來都有安睡的床至於丈夫，妳堅信他遠道而來的爭吵純粹因為工作煩心使然，「生活不是爛劇」。

只是雨勢越來越大，一切都有溺斃的可能，經年鞏固終究抵不過大雨，受潮的回憶總會滲透漸老的樓牆。

復發：難以掩蓋的事實

妳帶著曾在無數個夜晚陪伴自己批改教案的檯燈來到這裡，卻發現這裡並沒有合適的插座能夠讓它再次點亮，於是在一個星期的掙扎過後終於決定暫時隨意找份工作，在樓下餐廳，卻沒



想到竟然就這麼隨意了許多年。那些沒有如期歸來的履歷表帶走妳曾有過的所有標籤，妳也終於不再介懷那一紙文憑的份量是否足以在此地吹噓過去的印記。遲遲不忍棄置的檯燈在某個箱子裡，一樣黯淡了許多年。

兒子上大學後兼職補習，偶爾和妳談起無心向學的學生和只求應試的家長，談起他的教學理念。子承母業，妳又一次覺得他如此像妳，鼻子、嘴唇，甚至說話時那放空的雙眼。妳記得自己好像有那麼幾年被評為全校優秀教師，於是便用教師的口吻跟兒子說起自己以前的課堂，像在講述一段史前的故事，「教學生要賞罰分明，不能太遷就他們」。兒子沒有理會妳，繼續說著自己的事，似在暗示「賞罰分明」已是九十年代的教法，資本主義的學生沒有那麼簡單。於是妳也不再提及那些毫無意義的往事，六年前放下的粉筆註定無法再次拾起，如今只殘留身為人師的片段回憶以及翻天覆地的羞恥轉變，而妳只能在街坊嘲笑妳說話語氣太像教師的時候極力否認，並思忖該用怎樣的聲調才能掩蓋這一事實。

初癒：學習勾勒冗長的時光

「妳應該學會獨立，學會不再倚靠任何人，享受只屬於妳自己的房間。」電話中姐妹這樣告知，妳卻想到這座城市裡的其他女人，以及兒子某次講起的什麼主義，「避免被情緒撕裂，也避免被縫起來」。總該學點什麼東西，才可消磨過於冗長的餘生。於是妳開始在晚餐後學習畫畫，照著兒子幫妳買回來的《繪畫的訣竅》不斷揣摩他口中所謂的女性獨立，讓時間淌過筆尖。畫花、畫草、畫動物，卻始終沒有開始學習畫人，妳說那些面孔會讓妳想起什麼，索性就不畫了。漸漸地妳從這些平面的圖案中逐一撿拾數年來遺散的慰藉，並發現那些驚醒妳的夢開始變少了，例如在懸崖邊突然滾落，或是夢見自己折疊成一件單薄的老舊衣服。

某個夜晚，妳按著書上的步驟畫出兩隻依偎的白狗——妳和丈夫都屬狗。然後洗漱，上床休息。半個小時的輾轉過後又起身，攤開畫簿，在它們中間多畫了一隻小狗，合上，上床。

入睡。這天的最後一刻，妳把你們放在這本安詳的畫冊裡，但妳知道丈夫和兒子不會見到。這些年時差在你們之間漸漸形成，等不到他們回來，妳便睜了。

痊癒：變成第二個妳

蒲公英會在下一個春季到來之前，努力長出令人滿意的顏色。

妳曾把日子過得像一隻野獸，所到之處都變得野蠻。如今，鏡子前的妳重新檢視皮膚的彈性，浮腫的眼袋早已成了歲月小小的悲哀，這些年來流下了不該流下的淚，丟失了不該丟失的睡眠，城市把妳狠狠撕碎，再拼湊出另一個妳，以便在這裡找到一個最為合身的位置，找到最舒適的坐姿度過餘下的人生。而病，在休養的過程中慢慢痊癒。

女人的身體不過如此，在弛滯和重組之間漸漸老去。

晚飯



「你沒有洗米？凍肉還沒有解凍？我吩咐你的，你沒有做？」美玉從廚房跑出來，急匆匆的質問偉業。她剛進門，脫下鞋子，丟下手提袋，連衣服也顧不得換，就跑進廚房。今天她依舊需要加班，老闆解釋，近年生意差，為了減輕成本，辭退了一個同事。美玉本來已經是一個人擔當兩個人的工作，現在工作量又要增加，用老闆的說法，就是共度時艱。

今天回家路上因交通意外堵車，美玉困在巴士上，鄰座的男人不住咳嗽，身上散發出一股濃烈的煙臭味；後面的小孩不住大哭大叫。美玉閉上眼睛，戴上耳機嘗試聽音樂，只是無法安心，那是天長地久的窒息感覺。好不容易回到家，要趕緊做晚飯。夫妻倆很少外出吃飯，上班帶午飯，這樣吃得健康。其實說到底還不是為了省錢，光是房子還款，每個月就佔了收入一半，能多省一塊錢，就是一塊錢。

偉業攤在沙發上，只顧留心手機屏幕，模糊應了一句：「什麼？」

「我問你，為什麼還沒有洗米？雞肉到哪裡去了？」美玉問。

「你有交待過嗎？」偉業連頭也懶得抬起。

「我給你傳了訊息。」

「哪裡有？沒有收過。」

美玉把自己的手機掏出來，橫在偉業面前，幾乎是咆哮了。

「你看！你看！是藍色雙剔，你分明讀了！」

偉業抬頭瞥了一眼，呆了一下，嘻皮笑臉說：「啊！原來已經讀過，忘記了。我現在去洗，我現在去洗。」他放下手機，打一個哈欠，伸一下懶腰，慢條斯理的爬起來。


「現在什麼時候了？要是你準備妥當，我回來就立即煮，二十分鐘就可以吃。現在才去準備，什麼時候才可以吃？不煮了！」美玉把偉業推開，使勁倒在沙發上。她躺下來，臉朝內，不理會偉業。他也不反駁，因為他明白，男人在女人面前，最厲害的武器就是保持沉默，只要他不作聲，由她自說自話，這樣，他就會勝利。至於女人，見到男人閉嘴，就自信把男人鎮壓住。這樣，問題就可以暫時匿藏，靜靜地等待捲土重來。

一股熱氣攻打她的頭顱，腦子像損壞了的放映機，重複播放偉業令她不順心的鏡頭——他回家就是捧住手機不放，從來不會主動做家務，永遠是無脊椎生物一般攤在沙發上。偉業總是懶洋洋的，他的媽媽見到，就心疼兒子工作辛苦，埋怨媳婦不懂得給男人分憂她想得時光倒流，變身老掉牙倫理故事中的小媳婦，一肚子委屈，卻無可奈何。晚飯，還是要做的。她打算休息一下，然後才做飯，突然聽到老闊吩咐她做事。

剛才分明已經回覆電郵，幹嗎現在又來了一堆？

報價單預備好了嗎？客人催促了。

給李先生覆了電話沒有？



美玉按捺住脾氣，連連答應。在這個同舟共濟，僱員理所當然體諒僱主的時候，她早已修煉成堆起笑臉，同時心裡罵人，卻隱藏得體的本事。「我只有一對手，什麼事情都要我做，我怎麼做得來？我不幹了！梁偉業，你是男人，你立即找兼職，你養家！我要休息！我多久沒有去旅行了？我好幾年也沒有參加舊同學聚會，大概大家已經把我忘掉。」

是的，忘記了。

「你忘了嗎？媽媽生日，大家要湊錢買禮物。媽媽不是說看中了一枚鑽石戒指嗎？」大姐再次提醒她。不知道媽媽受了哪些人、或者是什麼電視劇的影響，近年突然提出，女人，總得擁有一、兩枚鑽石戒指，特別是由愛她的人送贈的，卡數多大，誠意就有多大。媽媽生日，一向由大姐負責買禮物和安排晚飯。老公富有的女人，特別無聊，特別沉迷張羅這些叫人煩心的喜事，甚至犯上意氣風發的毛病。

「記得，我當然記得。」美玉說服自己，只要媽媽喜歡，兒女就應該盡力滿足她。

她痛恨鑽石戒指，它可以填飽肚子嗎？她重複問這道問題，漸漸，鑽石改變了形態，模糊起來，彷彿彷彿的，最後化成一縷香氣，向她呼呼吹襲。這是食物的氣味，濃烈得嗆鼻。吃飯啦？誰人做飯了？是偉業嗎？他趁她睡著去做飯贖罪吧？做了什麼菜？味道應該不錯。

想到這裡，她心裡開了花，清風明月一般美好。偉業到底捨不得讓她生氣，這個男人，還是可愛的。朋友都勸告她，什麼時代了？男女平等早已被人說得破爛，夫婦倆輪流做飯，這才是道理。美玉總是覺得要男人下廚，是女人的遺憾。為了叫自己心安理得，賺來一個賢妻牌坊，她

寧願背叛這平等條約。她承認，這是她無法逾越的迂腐思想。於是，他把偉業慣壞了。她自己種下的因，當然由自己承受，怪不得人。


她突然有一點激動，來了一股力量，睜開眼睛，帶著微笑爬起來。她看到偉業坐在桌子前，看著手機，握住筷子，把食物塞滿嘴巴。她的情緒，眨眼轉換成不暢快。「自顧自吃飯，也不叫我起來。」她走近去看，原來偉業正在吃杯麵。杯子裡冒著熱氣，白煙裊裊上升，把海鮮的香氣蒸發出來。

原來偉業正在吃杯麵！這就是他的晚飯！

她總是記掛他的飲食健康，不論多忙碌，多疲倦，多麼不樂意，都堅持給他做飯，可是，現在他竟然吃杯麵當作晚飯！

美玉的心驀地湯一般滾燙。偉業問她：「睡醒啦？剛才你發夢，依依呀呀的不知道說什麼，罵人吧？」美玉的憤怒山洪暴發，「我是罵你！我買了菜，你竟然吃杯麵！洗一下，煮一下，有什麼艱難？你竟然吃杯麵！我不做飯，你不會自己做？你竟然吃杯麵！行！我以後也不做飯了，你就吃杯麵吧！省工夫，熱水倒進去，三分鐘就可以吃，我以後也用不著下班就趕回來，我可以上美容院，可以去逛街。你以後吃杯麵！你以後吃杯麵！就是我死了，你也不愁餓死，反正可以吃杯麵！」

偉業張著嘴巴望著美玉，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美玉情緒失控？工作不順心嗎？跟同事吵架？不會這麼年輕就踏入更年期吧？



雖然他滿腦子都是問號，自己犯了什麼錯？對於成為美玉的發洩對象，他是忿忿不平的。不過，他還是選擇閉嘴。女人氣在頭上，男人管不住舌頭，結果一定是男人吃虧，他的爸爸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她衝到廚房，一把拉開儲物櫃，手往櫃子裡頭亂翻，要把所有杯麵翻出來，放在偉業面前排陣，只是找了半天，什麼也找不到。

「你找什麼？杯麵嗎？沒有啦！我這個是最後一個。你肚子餓。吃餅乾吧，我記得還有幾包餅乾。呀！明天你記住去買杯麵回來，要海鮮味，牛肉味也可以，不！兩種味道也買。呀！還要買汽水。」偉業向美玉喊。美玉停手，看著空洞的櫃子。

裡面什麼也沒有，她上星期日到超級市場買來的食物，全都失蹤。這幾晚偉業半夜爬起來看足球比賽直播，沒有東西塞著嘴巴，他是無法靜下來看比賽的。

一隻蟑螂滑雪似的滑過。

蟑螂一晃而過，櫃子回復平靜。

偉業吃完，把空杯子和筷子留在桌子上，仍然有白煙從杯子飄出來，夾雜剩餘的香味。他走到沙發躺下，仍舊抓住手機。


偉業牢牢看著手機，不理會，也許是沒有留意美玉正在死死的看著他。這道令人不知所措的風景維持了一會兒，蟑螂的影像在眼前閃過。美玉看了桌子一眼，把杯子和筷子拿進廚房，把湯倒掉。她倒了一杯水，一口氣喝下去，這就是她的晚飯。

我和兩個媽媽的聖誕奇蹟

聖誕節是我很喜歡的一個節日，僅次於能吃月餅、玩燈籠的中秋節，跟能吃年糕、蘿蔔糕的新年差不多吧！不只是聖誕節能吃媽媽特製的聖誕布丁，還因為每逢這個時候，我都能收到證明我是個好孩子的禮物！但今年我決定要偷偷做一件壞事！我打算假裝睡著，趁機會見見那個有大大的肚子、穿著紅衣服送我禮物的老公公真正的樣子！因為鄰居小花竟然告訴我聖誕老公公是假的，是爸爸扮的。我才不相信呢，因為我根本就沒有爸爸，所以一定是真正的聖誕老公公來了！為了證明我是對的，我在平安夜很早就躺在了床上，眯著眼睛，裝作睡覺。我漸漸睜了，當我為了保持清醒（也有一部分是覺得這樣很有意思啦），在床上滾來滾去的時候，門，被輕輕打開了！

我立刻像是在玩「一二三，紅綠燈」那樣定住了，心臟怦怦直跳。只聽見一聲輕笑，「囡囡睡覺真像和被子打架一樣，被子又快掉下床啦！」我心想，才不是呢，我只是在裝睡！咦？這是媽咪的聲音？

啊，對了！今天媽咪還沒給我晚安吻呢，因為我九點半就迫不及待上床睡覺了，那時候媽咪還沒有回來。我還掙扎了一會兒，到底是等媽咪回來再睡呢，還是為了早點見到聖誕老公公現在就去睡。後來還是媽咪打電話告訴我和媽媽她要加班，會晚回家，我才決定得了。說起來，我和媽媽都最討厭「加班」了，它讓媽咪常常都不能和我們一起吃晚餐。通完電話後，媽媽就小聲的罵起媽咪的老闆來，我聽見了也在旁邊跟著罵，真討厭！媽媽聽了，就停下來抱著我笑了起



來，還一邊告訴我女孩子要有儀態，不可以罵人。我不太服氣，明明剛才她自己就這麼做，但看著她笑個不停的樣子，我也懶得跟她理論了。媽咪常說媽媽笨笨的，可能她這次又犯傻了，這個笨笨的媽媽呀，真讓人操心。

想到這裏，我緊閉眼睛裝出睡著了的樣子，果然感覺到一個溫柔的吻落到我的額頭上。我心裏想著，媽咪快走吧，聖誕老公公要來啦！但她這次好像沒有像平時一樣跟我有著心靈感應一般，猜到我的心聲，而是跟媽媽聊了起來。

「囡囡要上小學了，怎麼辦？」一向精明的媽咪這時的語氣好像跟平時不太一樣，我不禁悄悄豎起了耳朵。

「還是上國際學校吧，風氣應該開放一些，我也不想因為我們的關係讓囡囡被同學欺負了，畢竟……」媽媽說了一半不說了，長嘆了一口氣。接著又說：「始終還是要面對……我們拖了這麼久，不讓囡囡讀幼稚園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呢。我們一直怕囡囡會覺得自己與別人不同，讓她小小年紀就要承受社會壓力，可這樣也可能令她輸在起跑線！為了她的未來不能再拖了！」

「我也知道，那不如讀女校？他們應該比較會理解我們的情況吧。」媽咪說。

媽媽立刻反對：「不行！我想讓囡囡多接觸異性，萬一、萬一，囡囡也喜歡上……」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你自己也明白的，喜歡誰，自己也控制不了，那是天生的。我們經歷了那麼多，難道你：你要否定我們的感情嗎！」媽咪有點壓不住聲音，似乎激動起來。

「當然不是！我就是不想囡囡這麼辛苦，一直被指指點點！我不想她不能光明正大的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愛人！不想她不被將來伴侶的家庭接受！香港說是開放但在性傾向方面其實還十分保守……」媽媽不再是溫溫柔柔的樣子，她好像有些喘不過氣來，好像……哭了。

我不太明白媽咪和媽媽在說甚麼，但心裏卻酸酸的，正當我想睜開眼，問問她們在說甚麼的時候，媽咪就拉了媽媽出去，關上我的房門了。我猶豫了一下，爬下床，把耳朵貼在門上。

一陣窸窣窸窣，擤鼻涕的聲音過後，就聽到媽咪安慰媽媽說：「明天，你爸媽終於要見我和囡囡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唉，我媽還好，你知道我爸爸多嚴肅保守！上一次見面的時候還說了不認我這個女兒這樣的狠話，都不知道該明天該怎麼辦！」媽媽抱怨道。

「我也不期望他會突然喜歡我了，只希望他看在囡囡是他孫女的份上對她不要一副臭臉吧。其實他們也是很愛你的，當初也是一時接受不了才衝口而出的氣話吧。」

「我知道……但他真的太氣人了！從小就一直管得我喘不過氣，當我終於找到一個真的對我好、愛我的人，卻寧願我回去找那個不學無術、出軌成性的男人！性別就真的那麼重要嗎！」

「……我們改變不了別人，我們自己明白就好。」

門外聲音漸小，其實媽媽和媽咪說的話我也不是很理解，我也暈的不行了，沒辦法想那麼多。重新躺好，很快就睡著了。



一覺醒來，看看床邊，失望的發現竟然沒有禮物。難道聖誕老公公知道了我昨天做了壞事嗎？我正坐在床上難過的時候，媽媽推門進來了。她看到我已經起來了有點吃驚，手裏好像拿著甚麼向後收了收，但我太難過了，也沒仔細看。

「既然起來了，那就快點換衣服吧，今天要見特別嘉賓喔！」媽媽一邊說，一邊出去拿了一條可愛的裙子給我，我看到它立刻又高興起來了。我悄悄看了看媽媽和媽咪，她們和平常的樣子沒有分別，好像昨晚甚麼也沒有發生。

被媽媽和媽咪催促著換衣服打扮，忙得團團轉的，很快便忘記了之前的不開心了。

街上掛滿了聖誕裝飾，我興奮得四處張望，卻突然發現，街上好像只有我是這個樣子的。其他大人臉上都沒甚麼表情，走得很慢，像是在趕時間一樣。難道他們看不見這麼漂亮的燈飾嗎？我們來到了一棟跟我們的家看上去差不多的大樓，都是高高的，擠得密密麻麻的樣子。走到樓下大門，媽媽卻停住了。我正覺得奇怪，看了眼媽媽，打算問問媽咪她怎麼了，卻發現媽咪同樣抿緊著嘴，一副很緊張的樣子。我感到有些害怕，難道裏面有甚麼可怕的怪物不成？

「你們站在這裡幹嘛！還不上去？還要我請你們嗎！」一個穿著紅毛衣的老公公對著我們說。這是！是聖誕老公公！我興奮的向他跑過去抱住他並喊道；「哇！真的是你！你果然沒有忘記！」

本來一臉嚴肅的老公公這時漲紅了臉，壓不住激動地說：「你這小丫頭竟然還記得我！」又立刻別過頭咳了兩聲，「咳咳，快上去吧！」他一把把我抱起來，頭也不回的走進大樓。他把我抱得高高的，我樂得笑個不停。


「囡囡真可愛！盈盈，你爸昨天激動得睡不著，一大早上就非要下來等你們。好久不見呢，小雪！」跟在聖誕老公公旁邊笑得一臉慈祥的老奶奶對媽媽說，又向媽咪點點頭。

媽媽和媽咪相視一笑，「想不到擔心了這麼久，結果竟然是這樣。」媽咪嘆道。「囡囡總能帶給我們驚喜！」媽媽笑著說。

「或者：我們應該相信她！未來如何，還真沒法預料！」

我被聖誕老公公抱著，遠遠看過去，只見媽媽和媽咪從來沒有在街上拖過的手，牽到了在一起。

嘻嘻，聖誕奇蹟是真的！



孤鳥

那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湛湛藍空，窩在一團的白雲被路過的飛鳥卷出一兩縷雲絲。輕風淡淡吹來，伴著初夏特有的熱。

中學畢業典禮結束後（二〇〇九年五月）

正午的陽光鋪在校園的草地上，曬得人暖洋洋的。關雎朝著好友跑來，那身潔白的校服裙隨著她的跳躍與風交織纏綿。

「快快快，過來站好，拍合照啦！」高聲喊著的是倩雯，她們被同一所知名大學錄取，收到通知當天，倩雯一臉春色蕩漾的看著她，「關雎，我可以談甜甜的戀愛啦！我的白馬王子，我來咯！」關雎聽到後，用食指戳了戳面前這姑娘的額頭，「你就這麼沒出息，就想著談戀愛，本姑娘我還有很多事想做呢！」說完，還收到了倩雯左右擺動，不太認同的食指。

「來了，來了。」關雎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裝束，伸手將校服裙上的蝴蝶結扳正，迎面而來的微風將她的瀏海微微打亂，那咧開的嘴角讓風兒也覺得甜滋滋的，「喀嚓」幾聲，支架的鏡頭拍下三位笑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女，相互挽在一起的手感覺就像天空中南飛取暖的鳥，在廣袤無垠的藍天無所畏懼地攜伴飛翔著。

「我們要快點行動起來，大學裡一大群男生任君採摘喔！」倩雯轉動著圓溜溜的眼睛，笑

著調侃道。

家慧有些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小小聲地说道：「我媽說，」另外兩個人相視一笑，這三個字是家慧的口頭禪，「要是我偷偷談戀愛，就把我趕出家門。女孩子就要遵守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哪有你們說的那麼自由。」耷拉在她肩上的是被分成兩邊的長髮髮尾，用黑色橡皮筋緊緊綁著，校服的百褶裙摺痕清晰，一看就是出自她長年待在家料理家務事的母親的手。

倩雯將頭靠在家慧的左肩上，對家慧所言毫不在意。「家慧，現在都什麼年代了，人生啊！是抓在自己手裡的。」關雎說著，將頭靠在家慧右肩上。


中間的家慧，攤了攤手，抬頭看向那落在綠油油的草地上歇息的鳥。

大學畢業當日的黃昏（二〇一三年七月）

四個男女坐在石澳的沙灘上，太陽的餘熱還未散去，鳥兒透不過氣兒似的，成群落在樹蔭休息。

「不好意思，來遲了。」關雎看見倩雯正側著臉和身旁男友說著悄悄話，穿著比基尼而更顯流麗的胸型在金黃光亮的捲髮裡若隱若現。關雎覺得，她那一身黑白套裝還是和穿著牛仔褲雪紡衫的家慧坐在一起比較合適。

此時，家慧也一手托著腮，盯著一旁坐下的關雎，米白色的金扣襯衫，黑色的包裹西裝裙，裸色的尖頭高跟鞋脫下放在旁邊，輕奢的名牌袋放在她交疊而坐的腿上。「關雎，你怎麼還



是一個人啊，女孩子追求這麼多學業工作上的東西，有什麼用呢？再挑就要被剩下了，你看，我和倩雯都要結婚了。我媽說，女孩子到這個年紀還不結婚，就是在為難父母，在親朋好友面前都抬不起頭。何必呢？」家慧癟了癟嘴，隨手拿起一個橘子剝了起來，剝完就把橘肉塞到身邊男友的手裡。「謝謝。」這客氣的回答讓關雎看了看家慧身旁的陌生男子——之前在電話裡家慧和她提過的，家裡安排好的結婚對象，說是家裡有祖傳的事業，就缺個女主人在家裡相夫教子。關雎聳了聳肩，看他們相處，倒是相敬如賓。

她將脫落的酒蓋扔到旁邊的垃圾袋裡，淡淡抿了一口酒，「我在公司實習，目前也沒其他時間談戀愛。祝福你們，早早找到歸宿啊！」話落，倩雯也探過頭來，她用手撥了撥秀髮，那貼了鑽，描了金邊的指甲折射出不同的色彩，閃閃發光。「那是當然，結婚後很快就會有可愛的小寶寶了。你每天就忙這忙那，同一間大學都沒能見上幾面，真的是大忙人啊！」說著，她朝男友靠過去，關雎只能看到她斜視的眼。

那位即將和倩雯步入婚宴殿堂的男人也注意著關雎，這還是他第一次見這位倩雯口中有著「遠大理想」的女同學，她手上拿著的包是當季新款，需要花上他半個月的工資，倩雯還鬧著說也想要一個。這樣看起來就強勢的女人，倒真的是讓身為男人的他有些挫敗心，怪不得這麼多年她還孑然一身。突然，他發現有個黑點在關雎身後的天上，眯了眯眼看，原來是只斑頭雁獨自飛著，飛得很高很高。

關雎望向和她同一年大學畢業的倩雯，大學一畢業就選擇結婚了，不像她，選擇投入工作。「該遇到遲早會遇到的，現在都什麼年代了，本小姐不著急。」關雎雙手向後撐著，看著被夕陽染紅的海與天，心裡默默為那隻孤鳥加油打氣，飛吧，用力去飛。

工作六年後的夜晚（二〇一九年十二月）


已經入冬了，呼呼的風肆意吹著，鳥窩在乾巴巴的樹枝上瑟瑟發抖，偶有幾棵絢麗的梅花在一片荒涼中點綴著，惹得行人頻頻注目。關雎帶著一身寒氣急匆匆推開廂房的門，裡面暖洋洋的。今晚一共七個人，兩個家庭，再加上一個她。

「關雎，次次都是你最遲才到，天天就知道加班加班，菜都要涼了。」家慧正剝著蝦，瞟了她一眼。她的丈夫朝關雎點了點頭，無多言語。

關雎抱歉地笑了笑，走到空位坐下。先倒了杯熱茶，尖著嘴輕輕吹了它幾下，「不好意思，公司太多了。」然後，夾起面前的一隻大蝦，幾下就剝掉皮，入口嚼了起來，她覺得不錯，彈牙又鮮美。

家慧坐在她的左邊，「我知道，營銷部經理嘛，不過，都中學畢業十年了，你怎麼還是一個人，蛋都不下一個。我媽說，女人沒有一個家，沒有生孩子，是不完整的。」那大蝦被她放到了丈夫的碗裡，繼續剝給懷裡側坐的小男孩——那是她大兒子，小兒子在家裡有婆婆照顧著。金黃的燈光下，她那時常料理家務而佈滿乾紋的手就像是鳳爪，蘸著蝦頭噴出的紅汁，汁肉模糊。關雎不由得低下頭看看自己的手，雖然拿筆的地方有硬茧，但有細心保養過的皮膚還是緊緻光滑的，拿著蝦，倒是白裡透紅。只是，入口的第二隻蝦，關雎覺得不如第一隻美味，甚至有些反胃。拿起茶杯漱漱口，「砰」一聲放在桌上，引得其他人抬頭看了她一眼「一個人想幹嘛就幹嘛，有空就去坐坐吧，沒空就自己塗塗護膚品，多麼快活，又不用看人臉色。」咽了咽口水，關雎轉而夾了塊鮮嫩的魚肉放進嘴裡。

飯桌的右邊是倩雯在給三歲大的孩子餵飯，從前性感柔順的捲髮大概是因為沒時間打理變



得乾枯毛躁，容光煥發的臉蛋也爬上了黃褐斑，「寶貝，吃。」她舀了一口米飯遞到小女孩嘴邊，可是小女孩嘴裡還是鼓鼓的，卻嚼也不嚼，雙眼直勾勾地盯着懷裡的平板電腦。「快點，吃個飯都這麼慢！」關雎覺得這可真是難為脾氣火爆的倩雯了，回想中學，家慧多少次因為做事磨蹭而被她罵，現在竟能夠壓下脾氣伺候不買帳的小孩。雖然，關雎知道倩雯每週還是會去做做兼職，但這實在和她的學歷，和她的性格不匹配。

「老婆，我要吃螃蟹。」倩雯的丈夫用手臂碰了碰倩雯。

「好，等我一下，馬上給你剝，你先吃別的。」倩雯左手放下碗，拿起了螃蟹，右手放下勺子，拿起了鉗子。關雎看了看手中的蟹腳，一口咬下那飽滿的肉。

聚會結束後，關雎沿著鰂魚涌公園旁的海堤街獨自走回家裡。

冬夜裡的風總是刺骨的，她前面有著幾對情侶。有一個女人身上披著一件男士外套，身旁的男友輕攬著她的腰；有一對男女緊緊擁抱著，在這冬夜裡相互取暖；有一個男人正貼心地給身旁的女人圍圍巾，還親暱地親了她的額頭。關雎不由得也裹緊了身上的毛絨大衣，半張臉埋在厚實的圍巾裡。但是，縱然冷，這夜景也是別有一番風味的，她喜歡在繁忙的一天工作後，獨自一個人，靜靜地享受一下這方寧靜的天地。看看燈光璀璨的維多利亞港，那齊天的大樓中，有小一個窗戶是屬於她的辦公室。還有，那偶爾掠過的一兩隻鳥兒，撲騰著翅膀，以自己較小的身軀勾勒著天空僅有的簡筆畫，一兩顆稀疏的星星在濃濃的黑雲下，盡力為它們指明前路，它們追尋著這廣闊無垠的天際中若隱若現的光，朝海的那頭飛著，飛著。即使是在這嚴冬，許多倦鳥已經歸巢，但總會有那麼一兩隻渴望自由的鳥在萬籟俱寂時，馳騁在這一望無際的海角天涯，無人束縛，用力一搏地朝著自己嚮往的地方迎風飛去。

渴望和不渴望懷孕的告白

紅酒與女人

美樺滿懷心事似的在諾士佛臺的街道上疾走，避開了熱情地推銷歡樂時光優惠的外籍店員，推開玻璃門進入一間酒吧。她點了一枝名貴的紅酒，血紅的火焰在酒杯中慢慢地燃燒，散發出葡萄酒經多年發酵陳釀的獨特芳香，酒樽上的招紙寫上1982——那也是美樺的出生年份。如果說這是一瓶陳酒，美樺也是一名「熟女」了。酒愈陳愈香，因為隨歲月的流逝會與空氣產生化學作用，酒味更清純芳香，為何女性卻似乎會隨時間失去其價值呢？

美樺大學畢業後，醉心研究紅酒的製造——地質、採收、釀造、陳年，可能因為經常出國深造，談過幾段遠距離戀愛也泡湯，現在還未婚。她雖然成功考取調酒師、品酒師，還經營自家的品牌，在酒業上可算是位高權重。但在感情生活上卻為「剩女」、「中女」這些名稱抬不起頭。她的夢想是在法國擁有一家葡萄園和酒莊，因為香港的氣候並不適合種植。一串又一串的葡萄，晶瑩渾圓的一顆一顆，不知怎的她突然覺得有點像女性卵子。

女人一輩子中能夠發育成熟並排出受精的卵子，約三百五十個，一旦過三十歲，卵巢的機能會逐漸走下坡，卵子的品質會變差，受孕的機會大大減少，自然流產的機會提高。可現代科技卻可以冷凍方式保存年輕狀態的卵子，需時再作受孕。美樺想她是醉了，一想到明天要到診所作冷藏卵子手術，她不敢告訴其他人也不敢回家，她脹紅了臉。她忽然感到下腹陣痛，不慎倒瀉



半杯的紅酒在她新買的碎花裙擺上，別人看到或許會以為是月經。

事後煙與事後丸

嘉芯昨天睡得不怎麼樣，她就與美嬋擦肩而過，步入了診室。昨晚她夢到自己月經來潮反倒鬆了一口氣，清醒後，內褲一片潮濕，卻只有白帶找不到半點紅。她忘了把丈夫和女兒的衣服拿到陽台晾曬，現在已經錯過了中午的豔陽又錯過夕陽的餘暉，只得濕滴滴地在衣籃裡發霉發臭。

在這只有三百五十尺的蝸居，她精神恍惚地把那封塵已舊的攪拌機端出來，從冰箱取出一顆顆草莓塞滿容器，按動開關——咔——一聲，一動不動。嘉芯感到有種鬱悶是無法排解出來，她自覺生小孩後無法回到職場當初的位置，她被社會透遺棄了。只見草莓卡在齒輪上堵在排水口，預示著一小時後嘉芯在婦科診室的情況。

有些人會選擇服用事後避孕藥，影響體內荷爾蒙以抑制或延遲排卵，達到避孕的效果。嘉芯是其中一個。她接過表格不太情願地填妥好，王嘉芯，今年二十八歲，已婚，育有一女兒，職業一欄卻懸空了。嘉芯的心情像攪拌機裡的草莓，等待被扭作一團。助護替她量身高測體重後問道：「你上一次的性行為是何時？」

兩天前，嘉芯再次失業了。她原來在一家賣新鮮果汁的老店當店員，一星期只返三天，讓她也可賺薄酬也兼顧家事……現在香港老店逐漸被藥房、珠寶店淘汰。那天，完事後，她的丈

夫吐出一口煙圈，說道：或許我們可以有更多一個小孩。嘉芯躺在床上，只想到她以前在大學圖書館裡修復書籍的風光。


聖誕禮物與聖誕蛋糕

美樺看到嘉芯從診室出來，又進入了另一間房間。漫長的等待，她嘆了一口氣，窗戶並沒有凝結水霧，似乎這年香港的冬天不太冷，四處的聖誕氣氛也不濃厚。半個月前，她為自己準備一份聖誕禮物，一份價值逾十萬港元、令身體承受極大痛苦的禮物？兩星期前美樺曾到這裡抽血，只一下的痛感，她感恩父母沒為她帶來隱性遺傳病，同時也為他們的多重期望感到沈重負擔。

美樺的父親是新界圍村原居民。香港回歸後，經濟開始起飛，教育進行改革並普及化，惟丁屋政策因傳統特色為由得以保留。父親知道美樺心在紅酒學，把因丁屋權所建的三層村屋租出，以應付她到法國攻讀碩士的天價學費，對她的事業寄予厚望。美樺的母親是大陸新移民，籍貫潮安。回歸後內地提供大量的單證供內地人來港定居，香港並無審批權。母親仍保留傳統的思想，認為女人應盡早嫁人、傳宗接代。她在美樺二十五歲的時候已經四處為她張羅招親會。

一星期前，是美樺月經的第二天，在肚下的位置打排卵針，注入賀爾蒙刺激排卵。美樺在鏡裡看著自己微微突起的肚臍，她忽然覺得自己像孕婦，雖然有點水腫、肚脹、腹痛的情況，卻不自覺地沾沾自喜。診所終於叫到美樺的名子，美樺在一天前已經打了破卵針，現在是要取卵，麻醉藥開始發揮作用，她開始失去知覺。

她發了一個很長的夢。夢裡的她跟一位相親對象過聖誕節，她正在把最後一口的草莓蛋糕



吃掉，打算轉身就走。男人在她背後大聲嘲笑，你就像聖誕節過後賣不出的草莓蛋糕。這時，醫生正在經陰道超聲波，從她的陰道穿刺卵巢取出卵子。如果生育是十級痛，現在是的是八級的痛。她覺得她並沒有做錯事，她覺得她在職場打滾多年，自己有了麵包，可以選擇自己的愛情，寧願單身也不想為結婚而結婚。可為了這一切也付出沈重代價。

不能像書本一樣修復的光陰

嘉芯這次與醫生見面，醫生望望她的資料，疑惑她的目的：「你是女兒的母親，為何這次會上來作緊急避孕？」嘉芯認為自己為了家庭付出了沈重代價，現在不想再重蹈覆轍。嘉芯在大學念化學，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就在大學的圖書館當助理，之後到圖書館主任，一當就當了五年，直至她懷孕了。醫生再問：「你是否確認你不想再當母親？」

書籍像初生的嬰兒一般脆弱，可又十分值得呵護珍重。書籍因為香港潮濕的天氣、太陽照射、歲月的痕迹、蟲蛀或人為問題而損壞，嘉芯喜歡替書本除污、重新訂裝、除蟲，她常常認為書籍修復後就是一個新的生命。後來，她真的獲得了新的生命：她懷孕了，與當時交往兩年的男友逢子成婚。她和丈夫有了共識家庭財政由雙方共同負責，餘下的問題：由誰負責照顧小孩？


醫生跟她解釋藥物的限制與副作用，確認她的性行為是自願後和過了哺乳的時期後，拿出一杯水跟藥丸著她吞下。嘉芯想了想，還是吞下了，感到喉嚨有點乾澀。嘉芯當初並不希望為照顧女兒而辭去大學的全職工作，她不忍拜托她和丈夫年紀老邁的雙親，而著她的丈夫辭去工作又講不過去。畢竟整個社會也認為這還是女性的責任。

雖然香港有《性別歧視條例》，嘉芯生產後的確較難找到時間彈性的工作，她有時會懷念著，只好等到女兒長大一點再嘗試重回圖書館的工作，到那時又不知道會否被人工智能技術取代呢？

出路：同舟共濟

隔天的早晨，美樺和嘉芯不約而同地登上了一列命為命運的火車，火車即將到紅磡站前突然猛烈搖晃並發出巨響——列車出軌，車卡的接駁位置斷開一分為二，車門破裂飛脫出外。當時美樺正在接車廂與車廂間的接駁附近，她雙手接著肚皮，似乎這次意外了觸及她的手術傷口。嘉芯見狀上去扶持，二人沿著路軌走回去，分享的故事像鐵路一樣長。

她們轉乘天星小輪，小輪越過維港兩岸，遠處高樓大廈林立仍清晰可見。香港在回歸後，作為外資的經濟中心，經濟發達起來，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經濟地位大大提升，但社會和家庭的一些傳統思想，仍扎根在眾人身上，女性友善福利政策被忽視（比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遠遠落後），使香港的女性需付出沉重代價去獲取個人成就。其中一個出路就是，團結女性力量，爭取關注。



女兒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

喃喃佛音飄盪着，蒼白的四面牆把我困住，把我的思緒全然抽空。

「唉！白頭人送黑頭人，真不吉利！」

「女人呀都愛哭鬧，一哭二鬧三上釣。貪好看嗎？」

「先是死了老公，現在連兒子也死了。命不好啊！」

我微微抬起頭來，順着呼吸倒抽一口涼氣，闖進肺部的是煙香、愁緒和悲慟。雜亂的聲音流動着，那是哭泣聲與咒音的交融體。

「別哭了婆婆，傷身體。」這是我今天第一次開口，也是自宏德去世後，跟婆婆說的第一句話。

「你老公現在死了！還叫我不哭！妳是怎樣當老婆的？」

婆婆向來不喜歡我，覺得我心野。結婚之後不好好待在家裏相父教子，天天跑到外頭去工作。宏德不愛管束我，婆婆便說他把我寵壞了。自那天起，婆婆就不曾給我好面色看。

「哎喲我的兒子呀！你爸去了，你也去了，叫我一個小女人以後怎麼過啊！」

宏欣是宏德的妹妹，她與我分坐在婆婆的兩旁。她用力咬一咬牙，指甲漸漸掐進掌中肉。她吸了口氣才淡淡而道：「媽，妳還有我。我也是妳生的。」

婆婆的哭鬧沒有因此而停息。她口中重複喊住「我的兒子」四個字，它們彷彿陷進我的心裏。我的心頭頓時重重的，卻又空虛的。

「鈴鈴……鈴鈴」

「是美淑嗎？經理讓你進房去見他。」

就在放下話筒那刻，我的心莫名地緊了緊。

「老趙要見妳？」旁邊的阿榮伸伸脖子向我問。

我點點頭，後面的阿強隨即帶笑說：「衣領要拉高點呢！不然待會兒又說被偷看了。」他特別強調「又說」二字，阿榮聽見便和他打了個眼色，相看而笑。我懶得理他們，起身就走。

最近老趙換了個女秘書，依舊是那種年輕貌美的女生。從前的晴晴還算機靈，卻才說要結婚就被老趙炒了魷魚。至於新來的……還是算了！

「下星期請假的事，給我一個解釋。」

「我兒子學校家長日，必須要去。」我低著頭，目光固執地釘死在地上。

「妳兒子？前幾天就說妳老公走了，現在就說妳兒子有事。請問下次又輪到誰？」



我屏息以待，把本來欲說之言吞回肚子裏：「對不起。」

「前番妳生孩子時已為公司帶來許多麻煩，怎麼今天又給我多製造幾個麻煩來？妳把公司當慈善機構嗎？」

「對不起，真的對不起。」

「所以我是從來都不喜歡請女員工的，麻煩事特別多，人愛說是非，有事沒事都愛哭一場……」

「……」

「……」

老趙越罵越起勁，成了一場女性批鬥大會。我就站在那裏，不能動也動不了。

「去！幹活去。」

「知道。」我輕輕點着頭，卻發現自己的聲音陌生得很。

「等等！」老趙把我叫住。

我才剛轉身又轉了回去，剛好注意到他的目光。

「今天的短裙不錯喔！」我一雙腿正是他視線的降落點，他帶笑的瀆污眼神使我嘔心。我連忙把裙子拉低，又伸手掩住衣領口，用最快速度離開這裏。這是我保護自己的僅餘方法。

「聽說隔鄰組新來的美女辭職了，你知道不？」

「你說那個36，24，36？」

「嗯！就是上星期投訴同事非禮她的那個麻煩人。」

「那也不能怪別人。誰叫她整天穿着短裙引人犯罪？也不好保護自己，能怪誰？」

阿榮和阿強聊得正起勁，說着還做起手勢來，很是興奮。阿榮見我回來便得意洋洋地說：「不准妳放假是吧！」

我只點點頭示意，不想再理會任何人。


「幸好老趙沒准許，最近工作多得很呢！」

「我就說嘛！老趙哪兒會准？除非妳穿個低胸裝吧！」

二人笑得正開心。我的事，頓時成了他們的快樂來源。

下班回到家正是晚飯時候，飯桌上放着三鏟一湯，菜式全是傑仔最喜歡的。母親一味為傑仔夾菜，也不管他吃不吃得下。看着那個被堆滿的飯碗，回憶不自覺地湧上心頭。從前的飯桌上，唯有哥哥的飯碗能裝滿，每頓飯菜也都按照他的喜好去做。哥哥在便有新鮮菜吃，哥哥若不在，吃的便只有隔夜鏟。

「別！雞腿留給妳兒子，男孩子要多吃點才會長高。」母親用力往我的筷子上打了一下，眼神如舊地兇猛。我彷彿還是當年的小女孩，被母親的眼神震懾着。對母親而言，親生兒子特別矜貴，可我沒想到不是親生的也是。



「下星期二傑仔家長日，妳替我去行不？」

「不行！你哥約了我飲茶。」

我差點以為自己聽錯了。我緩緩呼了一口氣，道：「飲茶而已，改個日子吧！」

「難得我兒子約我，不能改！」

我忍不住氣，一手把筷子扔在桌上：「飲茶能比正事重要嗎？」

「我兒子約我就是最重要的正事！」

「啪……」

從小到大，即使面對再不可理喻的事，我也不曾在母親面前發脾氣。我已經習慣把一切情緒強忍進心內，我以為只要把它們蓋掩住，所有的結自會破解，但原來一切只是以為。母親就是我此生最解不開的結。

拍在桌上的雙手漸漸發麻，微顫的下頷動搖着我的思緒。我狠狠地往下唇咬着，希望痛楚能把理智喚醒。

「我也是妳生的。」我禁絕一切怒緒，聲線卻微震抖着。

母親瞟了我一眼，怒氣微現：「妳要不是我生的，我才懶得來幫妳做飯、看兒子。」她的手夾着菜，口卻繼續喃喃不絕。

「你哥很忙……」

「我就這麼一個兒子……」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

「……」

我緊閉着雙耳，用手覆蓋着心房的位置，試圖安慰那弱小的心靈。卻不知表層下的它早已破穿出一個大洞，一個用針線、用粘補、用任何東西都修補不了的洞口。

「媽媽別傷心，妳還有我。」

我抬頭看着着傑仔，猛然想起自己生的正是個兒子。

「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彌利都婆毗……」

母親的喃喃自語頓成咒文佛音，不斷在我腦海裏飄浮着，我漸漸喘不過氣來。這四面牢不可摧的牆，彷彿把我生生地困住。



中環的女兒

中環登山電梯密語重重，過往的女職業人，將辦公室不能承載的秘密向一同上下班吃午飯的同事隨意拋灑，亦同時惠及相距不遠的陌生路人。你在這裏聽到職業選擇的歧路，理想同薪水的掙扎，與愛人分手的艱難決定，不肯就此回歸家庭的痛苦掙扎以及遠赴他鄉深造的宏圖偉志。登山電梯老舊不堪，踏著高跟鞋穿西裝走過的女人各色千差萬別，得閑放風的菲傭、憔悴打雜的 intern、千萬資產的 trader，每一個人衣冠整齊行色匆匆，除開鮮亮悠閑驚叫連連的游客，好難憑衣物分辨人與人的不同。你在這裏站上三分鐘，只看女性，便可以看到暢想遠大前程的實習學生，因為兒子 DSE 臨時改作 part-time 的 OL，精神上意氣風發身體不免苦苦支持的中層管理，各懷心事，各奔前程。這裏破舊又豪華，歷史在衰老，永恆嶄新的只有賬戶的數字。

中環不是 silicon valley，雖然也緊跟潮流自我適應甚至算得上迅速敏銳，但底色其實一成不變，每一年所追逐事物有所不同，追逐的姿態卻不曾有異。Slashers 概念大行其道時，這裏也沒有躁動。倘若你持話筒街採七點半下班的 X 小姐，她一定話 slashers 就係 fulltime 錢賺唔夠冇得撿啦，唔好將多打幾份工好 make ends meet 講得咁清新脫俗。你一定要罵搵食不易還心心念念結婚生子當然賺再多也不夠用，這套話術雖然動搖過無數與時俱進的心，但中環辦公室終於實在八風吹不動，十個人裏有九個，最終仍然是憧憬做妻子為母親——家庭一定要啦，不然賺錢為哪一位？可是有家也吵個不休呢——那是另一碼事。有時你看中環五十年前的辦公室就高樓巍巍燦爛輝煌彷彿摩登時代精緻的化身，有時考究下去又覺得這裏還有一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心仍在緩


慢威嚴跳動。

比辦公室更泛濫多姿的是林立的食肆。對有些人來說，午飯是交淺言深的最佳舞臺，等待菜品呈上的時間，你看她們天南海北聊個不休，你聽不清她們說什麼，卻聽得到餐廳幽幽的背景音樂。這是台灣的麵店，所放是阿魚的《兩難》：又想做新時代的女生，又想進誰家門。

中環最好看的還是愛情故事。一對情侶即便有幸從同一地鐵出口走出來，也常常是走向不同的寫字樓。紅綠燈是分岔口，男生俯首親她，繼而街燈變換乍然分離，各自匆匆趕路彌補溫存的延誤。五秒鐘的愛情，動人在上班時有一息尚存的回味和期盼可供續命 O.T。你留意他們分別，好認真說我愛你，學生時期卿卿我我也不屑這樣老套的表白呢，穿上西裝套裙一秒鐘人就老了，緊緊抓住所有俗氣的對白好像救命的浮木，是人生真能有意義之前的意義。

你是觀者嗎？你也會慢慢知道，好多事是想不明白的，也別去思考想不明白這件事。人生是糊塗來得快樂，質問自己的只有藝術家與窮人，多數是貧窮的藝術家——貧窮會使人高貴，飢餓者都是哲人，富貴和渴求富貴的靈魂庸碌不堪，無論你怎樣輕鬆而朋克地說出這種渴望，意義的消解沒法消解金錢。你從大學畢業，起先難免高貴得驚人，繼而變了態度直白得可怕，再然後便墮入可悲的凡塵，要知道你渴求富貴，富貴卻也不那麼容易來的。你以為禮賢下士大大折節，沒料到只得一兩斗米果腹。

中環好清醒又熱烈，殘酷又美妙，你在這裏擁抱夢裏也不敢出現的 great expectation，也在這裏接受與美妙前程一落千丈的當下。年輕女學生行在薄扶林的小道感嘆昔日學姐住的屋子怎樣逼仄老舊髒亂，信誓旦旦自己努力刷夜趕 due 就是為了不必六點早起從沙田趕往中環；初入職



場的office lady 相信面前的苟且只是忍氣一時以圖將來，住在客廳的日子一定會在不遠的未來宣告終結。每個年齡都有專屬的自我安慰，它們有些在奇妙的機遇和不懈的努力中竟然成真，有些則成為每個曾懷抱負的人深夜的叩問不安。

到後來如何？後來便結婚生子，有什麼能比一個不斷需要金錢與情感支持的家庭負擔更好地堵塞住自我懷疑的心呢？做母親更比做妻子好，更可相當自然地傾其所有，誰也不能指責一個傾其所有的人，哪怕她的所有不過毫厘。到老來也更能理直氣壯幽怨不肖子孫——難道付出一切只為一句喟嘆？問這樣話的不知道，人不是靠面包活著的，是靠強烈的虧欠與被虧欠，它含有幾乎所有的親情和漸漸界限模糊的愛情。

你要先明白這些，繼而聽懂所有情歌。人何以總要戀愛，又總是只喜歡戀愛的開頭。久了難免帶有親情的意味，又成為全新的虧欠與被虧欠，而世間這樣的關係大抵無甚不同，已經厭倦的人不會愛上它，所以人人不思考，或甘做斯德哥爾摩。清醒是稀有的危險，drop it for your own sake.

豐滿的孤獨

說實話，門打開，現出這張臉的時候，我的腳步不由自主地縮了縮——這臉太可怕了——因燒傷而癒合的皮膚，突突皺皺；五官被皮膚拉扯，扭曲、錯位；一個眼睛凹陷成窿，只一個眼睛還可看人……

來此之前，雖然林姐已經向我介紹過今天這探訪者情況，見了她，我還是嚇了一嚇。

走在我前面的林姐已在熱情地喚她，亞萍，近排好吧？這個叫亞萍的說，好，好，謝謝你們啊，又來看我！

倒是聲音朗朗的。

我在林姐這兒知道了亞萍的經歷。亞萍原是一個大所的會計師，多年前，因家裡的冷氣機意外而重度燒傷。她在隔離病房裡治療了幾個月後，命算是保住了，其他的卻都失去了：熱愛的職業沒有了，朝夕相對的丈夫悄悄走了，孩子有了自立的能力也去如黃鶴，踪影不逮……

林姐是個有經驗的社工，我和她在一個公益組織裡認識，她常教我們學習如何關心那些被生活重創的人。

這是我第一次隨林姐來探訪亞萍。



亞萍歪歪扭扭地把我們迎了進去——大火把她的腿也燒變形了。

這是一間政府公屋，單身房型，室內小小的，生活物事卻也一應俱全。左側，一張木製單人床，上層是衣櫃，下層睡人；右側，有扇窗，窗前，一張可折疊簡易飯桌，一張可折疊鋁合金椅。門邊，還擠著個小冰箱。

亞萍的日常用品都放在當眼處。桌上，一順溜的東西：公立醫院的藥瓶藥袋、大大數字的鬧鐘、大大數字的電話、扣著玻璃杯的茶盤、掉了漆的茶葉罐、雀巢即沖咖啡、小熊餅乾盒、電熱水壺……家居日常，一望而知，觸手可及，放滿了半邊桌子。

東西都是舊舊的、簡陋的，卻都整整齊齊、乾乾淨淨。

林姐很熟悉這裡的環境，自去門背後拿出兩張鋁折椅，邊問，你又自己煮飯啊？

屋裡有一股淡淡的蝦醬香味。桌上，另半邊的空處，有個白瓷碗，用塑料盤子扣著。香味顯然就從那裡出來。

亞萍說，哦，晏晝做咗蝦醬焗豆腐，食落一點，夜晚食。推開些白瓷碗，自茶盤裡拿水杯準備茶。

我知道她僅有的一隻眼睛只有微弱的視力，此刻見她手指也有一兩個苟曲著，想幫她，她卻說，不用，我熟。果然熟練地擺好茶杯，取茶葉，摀水壺。精準而流暢。

我們依著桌子坐下。

她坐著的背面牆上，有一張她被大火蹂躪前的照片，雖不是閉花羞月之貌，但也秀氣甜美。尤其一對細細的丹鳳眼，眼角上揚，嫵媚而充滿嚮往。

看著牆上的她和眼前的她，想起林姐說她事發之後，曾幾次自殺，一種深切的同情在心裡升騰。

林姐軟聲說，叫社工送餐嘛，做乜嘢自己辛苦嘅？


我也說是啊是啊。參加公益後，我知道社會福利處有種服務，對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提供送餐服務。有些孤獨老人在人生的最後幾年，便依賴這服務走去天國。

亞萍卻說，身體撐得住，都係仲意自己做。郁來郁去當運動，你哋話幾好？說時，竟笑了笑。

進門後，我一直不忍直視她的臉，怕她不自在。她這一笑，把我的局促笑走了。

林姐從蝦醬焗豆腐說起，兩人說開了煮食經。我煮菜並不在行，但菜譜看得不少，也習得兩三樣拿手好菜。於是也起勁地拿出來分享。我希望在這探訪的短短時間裡，給她多一些快樂，多一些人氣。我覺得亞萍太可憐了。

不是麼？因了她的厄運，她和人的交往漸行漸遠。作為妻子，她被丈夫拋棄了；作為母親，她被孩子嫌惡了；作為女人，她令人們害怕躲避……林姐曾說過一個細節。說有一次她在超級市場裡買東西，有個小朋友見到她嚇得哭了。從此她更少出門。她過的日子，其實比當初的隔離病房還要隔離！



聊了一會，我留意到她的床頭也像桌上一樣，一溜排放著六七個收音機，大大小小，各式各樣，全是舊舊的。我覺得很奇怪，要這麼多收音機幹嘛呢？她的聽力雖然沒有受損，但總也不能幾個一起聽吧？

我的神情叫她留意到了。她又笑了，說，奇怪嚇，我示範俾你睇睇。她用那個還有視力的眼睛看了看桌上的鐘，說，現在有新聞。走去床前，摀了一下其中一個收音機，果然是香港電台新聞台的声音……中美兩國的貿易協定有望簽署，兩國代表團……

沒見她調頻道，調聲音。

見我還是不甚明白，兩人笑，林姐向我解釋，說這些收音機的頻道都是亞萍事先調定的，每個收音機一個頻道，然後按時間順序，把收音機一個個排列在那裡。時間到了，摀開一個，要聽的節目就出來了。新聞啊，財經啊，文娛啊……從清晨到晚上，一天排得滿滿的。

我瞪著那些小匣子，心嘆，對亞萍來說，這實在是個好辦法。

林姐又說，這些收音機都是別人不要了的舊款，所以——

亞萍高興地接過話題，所以成本也不要，淨賺信息，淨賺知識。頗有點得意。她還記著她的職業語言，還在汲取知識、了解世界。

我被打動了。

順勢再聊去，果然她知道的一點不比我少。什麼阿里巴巴二次來港上市，什麼黑衣人示威遊行，什麼「瞞天機密」，什麼「十大勁歌金曲」，什麼習近平特朗普……不知道她情況的人，還以為她是個奔來忙去的活躍女子。

聊得興起，林姐又說，亞萍喜歡唱歌呢，好多歌就是在這些收音機裡學的。

亞萍也點頭，說是啊，說她以前只是喜歡聽歌，並不會唱，有了這些收音機才學會了些。

我一聽來勁了，極力哀她給我們唱唱。我也喜歡唱歌，學唱兩年了，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成績裹足不前。


她推辭了一會也就唱了。一聽，我就汗顏了。亞萍唱女中音，聲音厚實而柔軟，充滿感情，從歌詞到韻律，她都把握得如同歌星在前。尤其是那首《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她唱得非常動情——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the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你鼓舞了我，使我得以站在群山之巔；你鼓舞了我，使我得以行走在暴風雨的海上）……」

唱著，她的眼裡泛起些淚光，似乎深有感觸。我不由想，當時她想自殺的時候，一定是有種力量把她拉了回來，如歌詞一樣「鼓舞了她」。那力量，可能是很多林姐們的關心鼓勵，也可能是她內在意志的覺醒，自己呼喚了自己。聲由心出。

看著她動情的臉，不知怎麼，我覺得她的五官漸漸地歸位了，和牆上的舊照不斷地吻合又吻合，終也不乏舊時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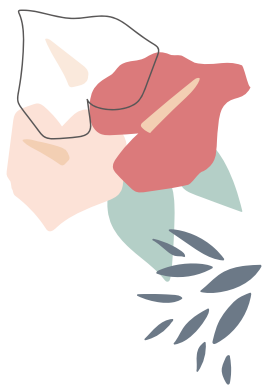
在我和林姐的各有所求下，她為我們演繹了一支又一支的歌曲。新歌老歌。有些歌我沒聽過，有些歌我知其名，卻不知何處尋索，在她這兒得到了享受。



上帝是仁慈的，烤煉之餘，給她留下了好耳力，好聲音，更重要的是給她留下了不屈的意志。她便利用了這餘燼，叫人生依然發光發熱。何等的倔強啊，孤獨著，卻豐滿著。再想想，自己來時的想法有點可笑，我怎麼會認為她是可憐的、要同情的呢？可憐的是我們一些人，身體健康，心理脆弱，稍有挫折就頹唐不已，趴著不起啊。

我原以為要帶些快樂給人的，最後卻帶些快樂走了。

香港婦協六藝簡介



香港婦協近年致力推動婦女參與文化藝術活動，目的為進一步提升香港婦女的藝術素養及帶動各界推動本港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2013

二〇一三年首創「香港六藝卓越女性」選舉，向二十位在香港樂藝、視藝、演藝、文藝、影藝及體藝六個「新六藝」領域有卓越表現及貢獻的女士頒發「香港六藝卓越女性」獎項；

新六藝

2014

二〇一四年成立了全港首創的女子專業管弦樂團及合唱團以推廣樂藝；

樂藝

2016

二〇一六年舉辦了「一帶一路視覺藝術展覽」以推廣視藝；

視藝

香港婦女協六藝簡介



2017

二〇一七年舉辦了一連串講座以推廣演藝，邀得多位演藝界殿堂級人士擔任主講嘉賓，包括：毛俊輝教授、盧景文教授、龍貫天先生、高世章先生、鄧宛霞博士等，並於同年七月假香港大會堂劇院與香港話劇團合辦《我們的故事》話劇首演；於八月假文化中心劇院贊助粵劇《花木蘭》一專場。

演藝

2018

為慶祝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成立廿五周年，二〇一八年「新六藝」以「影藝」為主題，在年初舉行了《捉妖記2》電影首播專場籌募經費，接著舉辦了三場影藝座談會，邀得三位出色的女性電影從業員，包括影壇巨星林青霞女士、著名導演許鞍華女士及資深電影監製施南生女士分享其在業界的體驗、作為女性電影從業員的心得及對藝術和人生的態度。

影藝

2019

二〇一九年的「新六藝」的活動以文藝為焦點，突顯女性在文化上的軟實力和對社會的影響力。在九月至十一月間，以「女性文學」為主題，舉辦全港文學創作比賽，並計劃舉辦「女性文學座談會」，邀請了多位著名女作家為嘉賓，參與「小說類」及「非小說類」的座談。

文藝



六藝活動回顧



2013

7月6日



香港六藝卓越女性選舉頒獎禮



視藝



王承璧



文鳳儀



黃懿倫



費明儀
SBS
BBS

樂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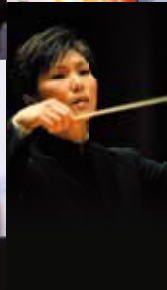
蘇敏儀



李慧嫻



羅乃新
MH



葉詠詩
BBS
JP

影藝



張艾嘉



汪明荃



白雪仙

演藝



許鞍華



葉德嫻



黎海寧



李麗珊



李慧詩

體藝



何冀平

文藝



趙詠賢



陳念慈



倪亦舒



活動回顧

六藝

樂藝

六藝管弦樂團及六藝合唱團 成立

2014
9月9日



慶祝國慶65周年暨香港婦協六藝管弦樂團及合唱團成立音樂會

音樂會

樂藝 | 管弦

2014

5月2日

「法國五月」藝術節
法國之夜音樂會



2014

7月22日



Music Rendezvous
音樂會



2015
9月5日



指揮：何嘉盈



慶祝國慶66周年暨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音樂會

2016
5月20日



與瑪利諾修院管弦樂團合辦「法國五月」藝術節浪漫法國音樂會

2016
11月16日



香港婦協六藝管弦室樂演奏會

社區教學活動 「弦動我心」樂團體驗計劃

樂藝—管弦



2016
5月27日

景林天主教小學



2016
5月24日

啟基學校(港島)

2017
7月7日



馬鞍山聖若瑟小學

2017
7月10日



浸信宣道會呂明才小學

獲邀演出

2015
2月11日



樂藝—管弦

周旋經典歌曲演唱會



軍民同樂日

2015
9月26日





2016
3月20日

2016香港各界婦女慶祝三八國際婦女節晚宴



2017
6月23日

香港各界婦女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暨2017-19年度香港婦協理事就職典禮

2019
2月24日



2019春節聯歡大會

2015

2月28日



2015-2016年度理事就職典禮暨春節聯歡晚會

2015

9月5日



慶祝國慶66周年暨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音樂會



指揮：費明儀

2016

11月16日



懷舊金曲演唱會

2017

6月23日



香港各界婦女慶祝回歸20周年暨2017-19年度理事就職典禮

2018

11月3日



指揮：陳荻威



香港婦協25周年呈獻六藝合唱團音樂會

2019

2月24日



2019春節聯歡大會

一帶一路視覺藝術展覽2016

2016
4月15-18日

視藝



(左起) 黃汝璞、林貝聿嘉、張曉明、梁振英、佟曉玲、何超瓊、黃林詩韻



十位參展的國際知名女藝術家，(左起) 張松蓮(台灣)、Yelena Popova(俄羅斯)、洪慧(澳門)、Shirin Abedinirad(伊朗)、Claire Deniau(法國)、Vivienne Tam(香港)、彭薇(中國)、Saule Suleimenova(哈薩克斯坦)、張秀英(馬來西亞)及Anoma(斯里蘭卡)

視藝



時任行政長官
梁振英先生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先生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



時任中聯辦張曉明主任





王梁潔華博士
(香港)
舐犢情深之八十九



Vivienne Tam
(香港)
文化夢都



彭薇
(中國)
彩墨錦繡



Claire Deniau
(法國 France)
Up-Close



洪慧
(澳門)
“女山水”系列



張松蓮
(台灣)
歷史的長河



視藝



Paulina Olowska
(波蘭)
*Poivres d'ornements of
Marguerite Burnat
- Provens*



草間彌生
(日本)
南瓜 Pumpkin



Sabrina Mezzaqui
(意大利)
Isola d'Elba



Lalla Essaydi
(中東)
Harem #18B



Saule Suleimenova
(哈薩克斯坦)
Cow Apa



張秀英
(馬來西亞)
無極



Anoma
(斯里蘭卡)
Earth, Rise within Us



Yelena Popova
(俄羅斯)
Untitled (Blue)



Shirin Abedinirad
(伊朗 Iran)
Mirrored Ziggurat



Joana Vasconcelos
(葡萄牙)
Crab

2017

3月6日

演藝



(左起)蔡李惠莉、龍貫天、毛俊輝、林貝聿嘉、盧景文、盧高靜芝



講座系列

演藝

2017

4月11日



「戲劇」講座：香港話劇團桂冠導演毛俊輝教授

2017

5月16日



「歌劇」講座：前香港演藝學院院長、「香港歌劇之父」盧景文教授

2017
6月20日



「戲曲」講座：著名粵劇演員文武生龍貫天先生

2017
8月25日



「音樂劇」講座：香港資深音樂劇及電影配樂作曲家高世章先生

2017
11月23日



「京崑」講座：京崑劇場創辦人及藝術總監鄧宛霞博士

贊助項目

演藝



2017

7月3日



《我們的故事》
首演禮



2017

8月19日



粵劇《花木蘭》香港婦協贊助專場
(由鳳翔鴻劇團演出)



影藝座談會

活動回顧

2018
5月13日

影藝

與林青霞對話



林青霞：「處事時應抱持正面思維，還要有逆境智商 (AQ)，不容易灰心，能夠將『絆腳石』變為『踏腳石』就必定可在業界發展。」



與施南生對話

2018

11月4日

影藝



施南生：「年輕人對自己喜歡做的事要有勇氣作出選擇，做事要深思而後行，量力而為，承擔己責。」



主辦：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協辦：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香港女性的故事」 全港文學創作比賽

目的

鼓勵青少年及大眾參與文學創作，並透過今次徵文比賽的主題，讓參賽者去思考香港女性在家庭、職場和社會的處境，撰文抒發對香港女性的看法和感受，或就身邊女性的經歷，創作不同形式的故事，多角度去描述和反映香港女性的發展。

主題

以「香港女性的故事」為主題，參賽者可自訂作品題目，題目須切合主題，文體不限(包括繪本)。

參賽資格及比賽組別

- 【中學組】：香港全日制中學生
- 【公開組】：大專院校學生或滿18歲及以上人士
- 參賽者不限性別

作品要求及字數規定

- 須以中文書寫
- 字數(包括標點符號在內)必須不少於1000字和不多於3000字
- 作品必須在2019年11月30日或之前連同報名表格一起遞交

獎項及獎品

- 每組均設冠、亞、季軍及優異獎
冠軍：獎金港幣3,000元、獎盃
亞軍：獎金港幣2,000元、獎盃
季軍：獎金港幣1,000元、獎盃
優異獎：獎金港幣300元、獎狀
- 優秀作品將刊登於得獎文集內
- 所有參賽者均會獲發參賽證明書

投稿方法：參加者須於2019年11月30日或之前
填妥網上報名表格(<https://forms.gle/dFCWPdDbTspX3VAam9>)
或電郵至香港國際節書處(sixartscomp@hkfw.org)

參賽方法及參賽組別請瀏覽



香港節書網頁



報名表格

查詢電話
2833 6131

截止報名及遞交參賽作品日期：

2019年11月30日

賽果公佈：

2020年1月

頒獎典禮：

2020年2月16日



座談會

女性文學座談會暨「香港女性的故事」全港文學創作比賽頒獎禮

日期：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六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戲劇院

主持人：潘麗瓊

Panel 1

小說類

嘉賓講者

李蘭妮（深圳）

李昂（台灣）

陳若曦（台灣）

黎紫書（馬來西亞）

戴小華（馬來西亞）

Panel 2

非小說類

嘉賓講者

屈穎妍（香港）

何冀平（香港）

周潔茹（香港）

周蜜蜜（香港）



鳴謝

顧問

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

評審委員

許子東教授、黃淑嫻教授
葉嘉詠博士、張詠梅博士

協辦

香港國際文學節


參加者

所有參與支持是次活動的學校、校長及師生

特別鳴謝

李楊一帆監察顧問（贊助出版作品文集）





香港婦協 六藝委員會

顧問 林貝聿嘉

召集人 盧高靜芝

副召集人 蔡李惠莉

委員

丁毓珠

李楊一帆

蔡關穎琴

梁靳羽珊

蘇陳偉香

孫蔡吐媚

湯振玲

華慧娜

黃葉慧瑩

金華琴

孟顧迪安

鍾雅妍

郝婷

顏尹可欣

香港六藝卓越女性選舉

創辦人

林貝聿嘉

聯席召集人

盧高靜芝 黃汝璞

委員

孟顧迪安 鄭李錦芬

陳雷素心 韓淑儀

提名及評審名單

評審委員會主席

王英偉

文藝

許子東

梁元生

陳國球

鄭培凱

視藝

王無邪

文樓

任適

靳埭強

演藝

毛俊輝

阮兆輝

劉兆銘

盧景文

影藝

王英偉

吳雨

劉偉強

戴健文

樂藝

石信之

金培達

郭嘉特

陳永華

體藝

許晉奎

彭冲

劉掌珠

霍震霆



文藝小組籌委會

文藝小組顧問

潘耀明

召集人

盧高靜芝

副召集人

鍾雅妍

委員

李楊一帆

金華琴

孔美琪

蔡李惠莉

蘇陳偉香

孫蔡吐媚

湯振玲

黃葉慧瑩

顏尹可欣

趙譚惠冰

洪羽綾



六藝小組召集人・副召集人・委員一覽表

合唱小組

創辦人・團長

顧問

召集人 (2014-15)

聯席召集人 (2015-17)

召集人 (2017-21)

副召集人 (2014-15)

副召集人 (2015-21)

指揮 (2014-17)

指揮 (2017-21)

委員 (2014-17)

委員 (2017-21)

林貝聿嘉

羅乃新

邊陳之娟

邊陳之娟

蔡李惠莉

蔡李惠莉

黃葉慧瑩

費明儀

陳荻威

陳鄭小燕

區艷龍

陳鄭小燕

蔡李惠莉

蔡李惠莉

黃葉慧瑩

黃葉慧瑩

華慧娜

楊章桂芝

區艷龍

區艷龍

邱吳惠平

陳陳秀瑛

陳陳秀瑛

陳陳秀瑛

秦美玲

周雪芳

周雪芳

管弦小組

創辦人・團長

顧問

召集人 (2017-21)

副召集人 (2017-21)

副召集人 (2017-21)

副召集人 (2017-21)

副召集人 (2017-21)

副召集人 (2017-21)

林貝聿嘉

李垂誼

梁建楓

陳永華

陳元生

劉元生

陳錦標

蔡寬量

蔡寬量

梁卓偉

羅乃新

羅乃新

黃懿倫

黃懿倫

黃懿倫

視藝小組

聯席召集人
委員

黃汝璞 何超瓊
林貝聿嘉 李樂詩
廖湯慧靄 唐尤淑圻
丁毓珠 李楊一帆
盧高靜芝 麥樂嫻
蔡關穎琴 林康繼弘
蔡陳蕙婷 顏吳餘英
陳鄭小燕 湯振玲

召集人 (2014-15)
聯席召集人 (2015-19)
召集人 (2019-21)
副召集人 (2014-21)
音樂總監・指揮
委員 (2014-19)
委員 (2019-21)

蔡關穎琴
蔡關穎琴
蔡關穎琴
鍾雅妍
鍾雅妍
何嘉盈
陳雷素心
胡陳素英

鍾雅妍
陳鄭小燕
黃葉慧瑩

胡陳素英
黃葉慧瑩
金鈴林苑

演藝

小組

顧問
聯席召集人
委員

汪明荃 毛俊輝
盧高靜芝 蔡李惠莉
林貝聿嘉 丁毓珠
李楊一帆 孟顧迪安

影藝

小組

聯席召集人
副召集人

蘇陳偉香 孟顧迪安
顏尹可欣

主辦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

協辦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435號地下

電話：(852) 2833-6131

傳真：(852) 2833-6909

電郵：info@hkfw.org

www.hkfw.org